ij 6
4064
14

門り 4064 32-14

大事編年目錄

肅宗紀二

柳李之戰　尹鐫疏論卞誣之失
洪宇遠疏斥柳命天　崔錫鼎疏
李浡疏為兄訟寃　憫旱綸音
柳命天對李浡疏　楨檉放釋
柳命賢對李浡疏　巡審江都
李玄逆啓柳李削版事　海西関防疏
柳李拿囚　別祭　曾山墓
奏請卞誣　南九萬疏論許堅尹鐫不法

樂樞書齋

許積疏下
尹鑴疏自訟
李翊疏伸尹鑴
請對伸鑴
金宇亨等疏禁松事
權大運劄伸尹鑴
掠人妻妾事行查
韓范濟疏論反獄
南九萬遠竄傳教
宋尚敏杖斃
江都投書李有禎獄
焜焜濟州島置傳教
李有禎伏誅
杞子橋掛書李煥獄事
尹鑴密劄兩度庚申始下鞫廳
引見告廟頒教事
合啓宋時烈加律事
許穆劄論宋時烈
閔宗道疏論洪宇遠
閔宗道再疏
權大載啓閔宗道事
洪宇遠疏對閔宗道
閔熙劄告廟頒教文令文衡製進事
告廟文
頒教文
金錫胄疏張三操刀李二償命
合啓宋時烈按律
請對宋時烈按律
李喜朝疏
府啓閔鼎重等事
許穆劄論許積
權大載等遠竄
金錫胄對許穆疏
李后平遠竄
鄭太和追配庙庭
堅獄始末
備忘記
起廢
閔黯避嫌啓
臺啓

兵判密啓堅柟事　鄭勔疏請黜趙絅庙亨
告變鞫獄　畫講筵説禮訟本末
引見柟堅處分事　追録勲
治逆黨與　告庙首發人李沃遠竄
頒教文　宋時烈給牒叙用
尹鑴賜死　復宋俊吉官伸宋尚敏寃奪尹善道贈職
匿名書獄　宋時烈造朝
次玉獄
李惟恭疏
特放宋時烈

大事編年

肅宗紀

柳李之戰

戊午四年二月吏曹叅議柳命天疏畧觸胃風寒不得叅政及見政目則以淮陽府使李沃備擬於副提學之望臣不勝駭然之至李沃向在湖幕時抵宋時烈書札二幅傳播於搢紳之間其辞輒稱小人而尊慕卑諂有不忍正視者及其李師顔疏出而李沃辞疏全沒書尺往來之由有若初不相識者然人臣告君之道當據宗直陳以俟處分決不可周遮欺誣至此之甚其他不自謹飭多招鄙瑣之

謗士夫之羞莫此為甚物議皆以沃之負累如此不可仍
置極選姑且補外以示規正之舉於政體得矣前判書閔
黯前叅判吳始復反臣暨正郎吳始大相議出補淮陽三
昨備局之坐判書洪宇遠以李沃備擬副提學之意問臣
臣荅以外補纔經數朔而據擬玉署極選事體未妥判書
又曰當初聽信師顏之疏至於補外吾未知其可也臣終
不勉從而翌日政直以李沃擬副學之望而終無一言簡
問判書位高雖以臣為不能有無於其間他堂郎豈不識
政體云云

先是乙卯持平李沃啓曰禮制誤而國是紊公議欝而
人心憤今幸禮制已正國是已定則不可不論罪首誤
之人云論宋時烈罪也

丁巳清州孺生李師顏上疏為師訟寃納李沃兩度貽
宋時烈書兼陳沃前後反覆狀

沃書曰献歲發春茲者伏惟神明台躔道體康福無任
慶忭之至小人瞻望德宇賤忱有素而曾佐湖帷奔走
道路一未嘗造詣門屏逮受京職卒卒然祿仕是惡亦
未能奉書伸起居是小人就德之誠薄自遠於大人君
子之門罪悚之外夫何喻哉仍伏想華陽水石天作地
藏以遺其人其烟霞之勝足以供閤下真遯之樂而方

今横議出而人心漓民生困而主上憂久閑經濟之手空把渭濵之竿則其為朝野之缺望何如哉大君子用行舍存之義固非小人之腹所可窺測而敢恃包弘妄有陳說僭猥之極無所逃罪所呈溪藤四幅願得行身從事要言八大字付之障子朝夕觀覽焉紙地不至空還伏受光賜何可與百朋之比哉適丁正元敢旅新賀惶恐不備伏惟鈞照庚戌元月十二日小人李沃再拜

上書

又書曰蔑蒙小子無以猶人而星嶽之高人皆可知慕用之誠自不能後人首春一書敢伸起居之禮而難逃僭猥之罪矣尊翰下覆奬諭太過拔之冗冗之中指示可為之方自惟謭薄何以得此於大君子也奉讀流汗不知所對況此八字門架拈出廿一篇之中以為學者鑰匙語意約而大字法奇而正小人之獲此重寶宗先生賜侈也鐫藏之外尤無以為諭也頃叅湖幕行過西原而竟失函丈之拜下懷尚有歉然者仍伏想春日仙洞水暖魚游靜裡道趣一倍閑適而末由超塵臼而陪清誨每對李中丞端夏趙堂后根共說傾囷之忱矣只伏祝道体神相不宣伏惟下鑒再拜答上書庚戌三月初十日小人李沃再拜此宗尊慕卑謟之極反至今日

沃芽乃欲悉掩前疏公肆遞諱自欺云云人殊極可駭 息菴集

洪宇遠疏斥柳命天

吏曹判書洪宇遠疏畧李沃文望才藝鮮有其比歷敭清顯亦在於流輩之先人之娟嫉而惡之亦或有之人有瑕疵掩匿蓋覆不以傷害為甚者乃是君子忠厚之風豈可以暗昧之事細人之言遂加排擯而擠之於外乎當沃之出補也祇在銓者若干人宰主張之內懷嫌惡之私外托共公之論有識之人皆為之不平右議政許穆以書抵臣謂沃不可久棄於外工曹判書尹鎌亦於筵中請召還有文學之臣在外者沃之補外初既無據今而擬望何不可之有云云

李涛疏為兄訟寃

生員李涛疏畧臣兄李沃戊申聞佐慕湖西其時時烈以大臣居在道內臣兄不踵門只以體例間事一二書門勤加搆陷傳會黯黮噫當時士夫之卑諂於時烈者可勝言哉畏怵時烈之氣焰附麗時烈之禮論蚤之於章奏之間而莫掩衆目亦多其人而今皆揚眉清選得志名塗而獨以尋常書尺之一二往來擠陷臣兄有若真有失身者何也噫命天害臣兄蓋有其由臣兄性本峭直嫉惡如讎命

天之議婚於臣兄以其鄙瑣於財利而不能於其母不可與結親而却之命天弟命賢出宰西邑也幸往命天一款段稍以買立官騎出公儲木五同輸送于命天且有僧爭訟奴婢者命賢以兩遷不當屬公之後作為己物且於本縣通引有欲除其役者以其奴賂之命賢受其奴而除其役命賢惑於一公子家婢常往宿公子亦以押客畜之嘗曰此吾家婢夫又作詩嘲之曰蔥草生香花已開又曰春色先從柳上回蓋蔥其婢名柳是命賢姓也命賢和之曰文園病從風情憾莫道春光取次回且命賢私其婢玉仙欲逐其夫以龍為名者龍知機不去命天不勝憤恚一夜以酒餉之乘其昏醉縊殺之本妻及父母發狀刑曹命天哀乞於龍之上典得迸殺人之罪凡此等事臣兄常對人言之命天蓄毒蓋久當甲寅禮論之初臣兄宗首發之逮丙辰配享之議臣兄所論之在臺閣之先士論固以此多其風節而失志之徒惡臣益甚命天輩角立於配享之議厓異於臣兄之論與失志之徒相表裡一以為後日立功之地一以為擠陷臣兄之階及告廟之論發命天輩挺身立異密報於彼輩曰此論李某宗主之逐與通謀陷戕師顏之疏又與同志一二人潛嵩暗議斥去臣兄而後已惡毒之於人吁亦甚矣噫命天輩何敢以鄙瑣等說加之

士夫之身乎命天之奴在衿川者得良女作妻而良女之弟二人為同鄉兩班奴妻子女至於數十人之多命天稱以渠家婢僕盡數刼奪鄉曲殘弊之人不敢爭卞者怵其勢也人之鄙瑣孰過於是而乃反以此加之士夫之身乎云云呈政院還出給

柳命天對李浡疏

吏曹叅議柳命天疏畧沃之補外曲折前疏有傷事面有未顯言今浡也謂之無所指的有若專出於嫌怨者臣不得不歷陳焉沃早年登第且有才名第其性行輕儇言語反覆躁競之習大為朝广之憂鄙瑣之誚宗是士夫之着向日淮陽之除非特銓曹三四人之意卿宰名官多有與聞而至有勸沃請出者一時公議於此可見鄙瑣不忍言之事不一而足姑以銓官所聞見者證之銓官曾於前監司閔黯家偶逢前兵使李重信聞君有名焉今在何處荅曰李大諫沃數年前欲買牽去尚不送價未免見奪云且武人李暹到承旨俞夏益家夏益問暹曰吾在栗峰時見君家有良馬尚在否荅曰李沃見之以其駑駘換去云吳始復昔年以灾結敬差官行到寧海則田畓百結顯有隱漏之跡推問邑吏則監司子李沃作牌於監色使之不錄云而仍納牌子及其發覺之後沃抵書始復哀乞諱其言

於厥父前縣監閔忠亮買衿川田畓於閔汝鍊厥後汝鍊欲還推惹起訟端本文記方在刑曹而沃稱以自己買得任意奪耕判書亦慣聞其鄙瑣之事目覩其不法之狀仍採公議薄施外補豈出於一人之私意乎涍之搆陷臣身之說必欲詳卞則有同自明惟當付之公議伏乞削臣識名與沃涍同下司敗嚴覈庸卞云云

柳命賢對李涍疏

禮曹叅議柳命賢疏畧李涍果欲為凡訟寃則當明卞其兄寃狀以俟公議之處分而今乃蓄怨於臣身立卞無根之謗惟欲取快於一時而自不覺其言之節節誣罔云

荅曰近因李沃事相爭投疏語意不美爻像不佳予未知其穩當也

李玄逸啓柳李削版事

持平李玄逸啓畧李沃之弟涍及柳命天兄弟各自投疏互相攻斥殊失士大夫體面大為搢紳之羞彼此之說皆惡懟捃摭過失有同賈豎沽女爭言鄙瑣雖不可準信其所證左歷歷有據亦可以不其出於嫌惡而盡諉虛謊若使三者人平生行已宗有使人不可疑者則人言豈至若此之甚臣欲以柳命天命賢李沃並削仕版之意論列而同僚不一云云

於是政院啓請李沃柳命天拿囚鼓問目明覈下別情僞
事依允於是工曹叅判閔黯疏畧曰上年冬偶逢李重信
重信曰吾有一馬某今借去不還送價請買而不許復送
一生馬甚不好亦不受而又不還送云云
吳始復又疏曰李沃作牌官吏之事寧海一境人口非一
隣邑薦官其目難掩茲事傳播奚獨峴於一人之身乎李
沃不能自反徒懷惡嫉之心欲售搆陷之計初以人子不
忍言万一無據之說勒加柳命天之身及其窮覈言根乃
謂此言得聞於臣其節云云誣罔之狀有一言可破者命天
養妹卽故僉正洪柱後之妻已死於命天未養子之前養
嫂則早寡無後而死故其本家奴婢自峴於命天命天雖
欲嗇於財利一家元無相爭之人李沃急於搆陷命天做
出不能於母四字嚴問之下言根不可不指的則只知命
天有養嫂妹而不知其養妹身死之年養嫂財利并攸命
天之家乃以暗昧說殆然做出及欲援引臣身勒為言根
此其計一則脅持臣俾不得身盡言於田結之事一則囷
辱臣身以為甘心逞憾之地一則又以為言語無痕跡爭
卞無覈證言根自此可絶而乃免造言陷人之罪聖明在
上其可誣乎云云

李沃原情畧曰李師顔以時烈門徒甘心洩惡於臣者固也命天之反與師顔相表裡陷儕友者抑何心也設令臣果有疵謗也則命天以同朝之人知之固也師顔以鄉外賤庶其所聞知一如命天者又何故也命天人不徵而言又巧又引死生之友紛紜投疏羅織甚急有若十面埋伏見敵闖發者然窈恐天日之明未燭覆盆之冤三至之讒終致慈母惑也之矜川庄土事托於相知人果賈閔汝鍊庄土聞有爭端詢其曲折於伊時刑判即令責而却之並與其播穀而抛之今反以奪耕為言茲事顛末問於閔汝鍊則可知李重信李邏馬事臣曾荷聖賜受太僕馬悍逸難制與重信換以馴馬而聞其心不滿也以價還之堂叔道徵學射於李邏及登武科其家以馬資其騎來從仕後與邏換騎臣於此宗有所嫌而若論直相市則強謂之奪而取之若其一家之人以馬易馬則謂臣以奪換駁勒成罪案茲事顛末問於李重信李邏則可知至於寧海曲結事甲寅臣在父喪中寧海守曹挺守素與相知本府甚被灾之狀於敬差官處不敢悉舉灾數以報必致民惡故願以此通報於敬差官臣果書告始復以寧海給灾之意然倘非平生故人之始復錙為民公言豈頗札牘乎所謂牌子未能詳記而雖果有之不過使本府官吏知此通囑敬

差官之意為國恤民之事反為罪累雖商鞅義縱之用法
必不酷於此矣茲事顛末問於曹挺宇則可知臣與始復
早歲聯翩情好最異患難之際尤有相悉況千里嶺外萍
水相逢握手顛倒二霄聯枕展布襞積親愛倍常而不料
伊時記取微事潛把手跡以為他日助人陷友之計也師
顏疏所謂師事時烈數造其廬云者乃架虛鑿空無據之
說故頃日臣疏先下此大者書問一欵不暇論矣命天執
此反為臣周遮之端云云
禁府啓李沃柳命天等辭連各人今已就逮各有所供而
今以李浡所指斥柳命天言之最重在於不能其母一語

及其被囚納供乃復改稱命天與養嫂妹家嗇於財利而
未能承順其母李沃則又以命天性行不美聞於吳始復
始復供內極言浡三變其說又陳命天云云只此一欵足為
命天自伸至寃之明驗且李浡供中命天縊殺車龍云云
取考刑曹文案車龍使酒自縊元非見殺玉仙受刑定配亦
不償命案非連蔓命天之事浡疏又曰命天哀乞龍之上
曲抵書十數度久後納供又改以受簡於一家重宰及見
李粹章所供則命天本無貽書之事所謂重宰乃故判書
吳竣而其書主意不過禁斷尸親輩之作拏粹章又言浡
未投疏之前自往慫惠之狀人之殺人可謂重事架鑿空

虛隨意變易曾不以為難復欲誘奪他人證成其事尤為
駭異涔供又言命天奴妻受今之兄蘭真蘭香勒置其家
云而本縣及漢城府户籍紙牌考出以来衿川户籍内奴
金生告妻私婢蘭香主前府使許緇英仁川户籍私奴劉
永壽主韓興君李汝發妻班婢蘭真云元無命天欺壓良
人之事自數年以来朝著之間惟以爭卞李沃之是非論
定李沃之賢否為事大小清閥紛乱多端其所謂衿川奪
庄事煩悉於閔忠亮之所供而既是還給之物今不必追
論武人撰馬事亦露於李遲之私招而又有相換之名本
不至大段但李重信處所騎之馬收来於乙卯秋送價於
丁巳春宜送不送自遲累年此與全然攘奪者無甚相遠
至於李師顔所納上采時烈書二度乃是當初見擯於儕
友之資斧而觀此筆跡既是李沃之手書其書有曰云云
宗是尊慕甲誦之極者及至今日李沃等乃欲悉掩前跡
公肆遞諱寧海田結事設令挺守真有覆民恤灾之心雖
官遠報追作灾丹而送可謂太無畏忌而至於李沃身為
道主之子干預屬邑之事徒知守宰之可親不念父兄之
難欺設或真無罪犯人豈信之通同不解事之守令作牌
不相管之吏屬萬減公田以宗為灾者宗非尋常意慮之
所及事之可駭莫此為甚云云

李滈杖一百流三千里鉄山李沃杖一百告身追奪

傳曰李沃反覆變幻之態已極可惡而自已筆跡徃復書
札至於二度而自明之疏有若元無是事者然其欺罔之
狀尤極痛駭如此不正之人不可奪告身而止遠地定配
以懲後人 宣川

判府事許穆剳論禁府無兩造鞫問而專聽偏係不公不嚴
請更加嚴覈使無罪者無冤有罪者無辭然後人知畏法
欺蔽者不敢肆云云 答曰徵事是非曲直已露於各人
之所供既已的處別無可卞之事
吏判洪宇遠拔柳命天命賢於承旨望衆議睦明昌爭之

不已陳疏政院還出給宇遠乃上疏曰今茲柳李之爭遂
成搢紳之大徵深為士夫之羞恥而按徵者不秉公正之
心惟主偏私之見驗問之際多失體例人心未服物議不
快命天等雖曰伸白豈宜朝出圓扉夕擬銀臺之望乎
於是判義禁金錫胄疏畧曰大臣論臣至謂不嚴無法臣
不勝慨然駭歎李滈援吳始復為言根而始復上章反置
對各有明攄非如沃滈之虛搆強捏只欲害人者此不待
覼面鬪喙而後姑快者也滈沃無禮之言既欠酌證命天
不孝之罪無勒加兩相卞快之後又不得不汲難其理曲
者加之考訊則彼當世之汲汲擬議於官職之長者又安

知其不更飽毒楚於桁楊之下哉臣之所以不令對卞者
非有所厚於始復宗為沃浡地也宗念朝家所以待士夫
不宜太薄至此也至於殷山事謂之傳播已久者盖亦有
東龍雖駃甚然得業儒事其兄東益又是近日直出六品
出入於長者之門揚眉抵掌語言無嚴則其所搆捏以害
命天者必有以熟於長者之耳然東龍所供已是踈謬西
邑行查乃甚明白此既無可據之宗彼安有更問之事哉
大臣吏判不解臣本意今此為沃而尤臣詆臣〻不以為
恨獨恨其居此重望受此標謗乃為小兒輩所賣至此也
云〻

奏請卞誣

三月傳曰今番謝恩之行兼陳奏卞誣使差下極力贊正
少洩冈極之痛　陳奏卞誣使福善君柟副使鄭晳書狀
李瑞雨

尹鑴疏論卞誣之失

工曹判書尹鑴疏畧臣聞卞誣使行日將迫臣不勝憂懣
之私國家之事必度於明義而忝利於害臣不識此舉出
於何名也今天厭穢德海内擾攘宗有朝夕岌〻之勢為
我道正當明我刑政修我民事以除凶去穢振未攄之憤
灑朝宗之恥今乃區〻乞憐於垂亡之醜虜以為除恥之

啚臣窃為今之執事者恥之云〻
先是兩辰福善君柟啓仁祖反正明史中記事爽宗正有
臣子不忍聞故臣於先朝疏陳先王至有驚心骨寒之教
仍命二品以上會議卞誣而不幸連遭國恤至今遷就云
云上命賓廳會議以啓禮判閔熙戶判吳挺緯大憲閔黯
大成洪宇遠護軍鄭晳申汝哲工判柳赫然副提學李夏
鎮執義柳命賢献納李壽慶正言李華鎮校理柳命天金
德遠姜碩賓等議皆以卞誣斷不可已云〻右叅贊張善
澂議莫重莫大之舉遽以一時野史蛙謬之傳認為不刊
之書有所陳卞恐非得宜刑曹叅判閔耆重副護軍李弘
淵議前頭使行求得明史之出於史局為宜戶叅金壽弘
議廢其昏虐首出母囚斬伐奸黨宗社再安中間誣妄何
用卞為
頒議政許積　啓仁祖明彝倫於既晦扶國祚於將絶盛
德偉烈可以侔天地而並日月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者
也而毛文龍搆誣之言無所不至致令傳播中朝竟刊於
史策今之言者或以為事異曩時不必卞明或以為明史
不必為國史亦不必陳卞臣之愚意則有不然者元脫〻
所修之宋史既為傳後之信史則亦安知今日所修之
明史獨不留傳於天下後世況皇明通紀從臣錄等書亦

不可非謂國史也臣於向日與吏判尹鑄倫陳不可不汲
汲卞誣之意於前席今無容別議領府使鄭致知右議政
許穆之啓雖有詳畧之不同其大意與臣無異云乙
傳曰今觀收議諸臣皆以卞誣為可而左參贊張善澂以
休戚之臣乃曰一時野史之註謬至有陳卞之舉甚非得
宜嗚呼我聖祖功烈卽大聖人大德盛舉而予見皇明紀
畧以不忍聞不忍見之說勒加書於史冊予之至痛在心
尚不消雪善澂乃敢以卞誣為未安此豈為人臣敢發口
者乎事極痛惋左參贊張善澂姑先從重推考至是始送
卞誣別使

崔錫鼎疏

閏三月校理崔錫鼎上疏論時事且曰殿下臨御未幾寵
逐大臣輕開荊棘之路數年之間言事之臣罷黜聯翩
布之士譴罰相續人心安得不澳散士氣安得不抑鬱乎
今之論者以貶薄君父為宋時烈之罪案以離間骨肉為
金壽恒之罪案夫君臣大義天地之綱常也臣而貶君果
近乎人情乎呪如時烈林下之一寒士蒙孝廟不世之遇
待之以待大賢之禮義則君臣情誼父子其欲報效之誠
必萬倍恒人而加以此莽罪目不為天下之至寃乎金壽
恒乃 先朝顧命之臣也上封論奏言辭剴切深陳諸臣

誤事之咎庸斥尹鑴悖理之言憂國愛君赤心皦然而不
賜舒究遽下不忍聞之教左右之臣慫恿羅織孤忠未暴
罪網橫加一落炎陬屢經寒暑天涯戀闕隻影堪憐以
殿下閔覆之慈豈無矜念之端乎時烈之安置今已四年
瘴海栲棘疾病沈嬰白首殘齡餘日無幾深恐一朝溘然
使 聖明有殺賢士名惟厥咎殿下興衰於垂死之喘俾得復
見天日歸死故里以體 孝廟當日之心爲壽恒恩宥之
旨寔出覆燾之仁而執德不固遽收還之請使左右窺
其俯仰豈不惜哉咎曰人主過舉時政是非盡陳無隱乃
其職也 兩司合啓請遠竄咎曰伸救罪貶情雖可惡遠

竄則過矣

憫旱綸音

五月旱灾甚下綸音曰嗚呼自予否德忝位以來旱涔之
灾無歲無之而未有甚於今日者也靜思厥咎罪在寡躬
民有何辜夙夜憂懼食息靡寧噫國依於民亡依於國非
民無以爲國非食無以保民自春徂夏亢旱斯酷兩麥枯
黃四野無青川澤俱涸東作已失西成難望失今不雨哀
我赤子靡有孑遺予將疇依至於雹雪氷堤之變繇出於
夏月此前古所罕有予之焦煎憂遑曷有其極予當自今
日避正殿益加敬畏之道咨爾大小臣工各盡寅協共濟

國事少荅天譴

楨檉放釋

右議政許穆因憫旱奏請疏決請世龍妻許令任便居住楨檉以周禮議親之辟請寬赦　上命赦之

巡審江都

十月兵判金錫胄副司直李元楨巡審江都還乃以地圖及書啓奉進所定築墩處作四十九所其書啓畧曰取考麗史高宗二十四年築江都外城而今聞之府中父老皆言即今沿海東北西三面俱有土城周遭摩尼吉祥山後疊石為周堞者亦其遺制云巡審時視之果然府民又皆言設墩之後須更修完土築增其垣埤云臣之為此行也訓鍊大將柳赫然囑臣言試築浦泥為城子臣依其言令一軍校董率役夫先就浦邊數席地鑿土為城塹狀潮至不圮今若依此法更修麗朝舊築則為便矣文殊山在通津縣五六里許北一崗稍平俯視江都正如坐椅而觀碁局非對也直壓倒矣非窺也直肆然臨之矣若為敵人之所據則江都之人舉將當食而不下咽矣第以大役方始有難并舉更待一二年稍儲財力為必築之計為宜長峰紫燕分峙海門為南漕咽喉煤音距喬桐數里而近與江都人河隔水相語其島又甚廣鹺户漁人所聚居然有牧

馬足設一鎮長峰則土甚膏沃人皆願入且有浦曲可以
藏泊數十艦者亦可設一堡東儉島潮退則與江都連陸
又甚要害不可不先置一別將乞令庙堂稟議施行上令
庙堂次第行之

海西関防疏

十一月黄海監司權脩上疏論関防利害仍進啚經其疏
畧曰臣徧觀道内山城則如海州之首陽文化之九月載
寧之長壽瑞興之大峴巖阻狹險而僻在山峽即古人所
謂山塢避兵之處決非固圉禦敵之要害也惟正方城右
聯洞仙之嶺左枕棘城之路最據形勝之便者也然由関
西通本道者有六条路洞仙為直路南有棘城北有慈悲
嶺板籍院塞墻塞南芽関隘不為分屯拒守之計而單守
正方一城則無救於敵兵之横騖而終陷於丙丁之覆轍
洞仙嶺雖無高深合沓之阻直是狹阻峻仄騎兵不能成
列若以數千精軍置其中十萬之師無所用其衆此固在
我必守之地果能守此則敵不敢前進其勢必向棘城正
方山麓迤為平崗南走插入海倉浦邊延袤可五里古人
築城守禦處也又自黄州東北行數十里路分兩岐由鯉
魚淵踰慈悲嶺達于瑞興此一岐也由板籍院趍遂安此
一岐也慈悲嶺今已榛塞犖确險涉人馬難行有象一旅

守敵亦不可踰板籍院路口稍濶且無當路橫攔之嶺必
待築堡立柵以守其隘然後保無擾出之憂然而敵行數
十里山峽無人之境猝遇堅城其不敢久頓而仰攻也決
矣塞墻在三登祥原之界両崖夾束嶢巖三十里必行石
穴中易守而難過塞南在陽德地界危險殊絶守以羸卒
數百則雖有鄧艾更生亦未易過軍也外此則惟有踰薛
罕嶺入咸鏡地境而已凡此六条関隘洞仙為兵衝其險
雖有足恃而即今事勢有難以人功增補以重遮過之勢
者若使長養樹木蔚然蓄則藏兵設伏皆有可恃臨機
斫取樹柵拒路亦可籍以為用故臣已令黄鳳両邑別定
山直嚴禁火伐以為漸次養成之計慈悲嶺形勢雖險路
逕甚捷亦是必争之地其所屯兵設柵可次於板籍而如
塞墻塞南則不須更費一堁石一撮土而可以為固者也
至於棘城地平無阻両濶難守必須峻壍深塹設為重險
使在我為可恃之固於敵有難犯之勢然後敵無続出背
後之患矣関西路逕甚雜賊来多歧関防之要不如本道
而金川青石谷雖曰天險逕北趍東轉八兎山之界則大
逕小路有不可勝守者由此論之欲為守関拒敵之計無
出洞仙一帶而周防費力亦莫重於棘城一路也臣又聞
古城基址起自海防由棘城循山脊而北止于江邊至今

雉堞往〻猶存土人目之為萬里城雖未知創于何代古人為國深遠之慮有如是矣上下其疏于脩局其後筵中大臣請先遣解事將校審視形便上可之

別祭　魯山墓

時大司憲尹鑴達白遣官別祭魯山墓仍擬請追復其位如皇朝景泰皇帝之為者謀諸薦紳大夫莫不心喜下至士庶人無不然人情大可見矣而首相許積獨以為難兵判金錫胄問其由許曰非謂不可但近來東西分黨之後其人敗則必并其言而斥之此論出於尹希仲他日西人復秉政則希仲必受禍若與此事而厘改之則其為傷國體何如也吾心是其論而不為贊助者以是也希仲鑴之字也

南九萬疏論許堅尹鑴不法

己未五年二月漢城左尹南九萬上疏曰臣所叨之職即西漢左右內史京兆之任也武帝時左內史界府中多貴人使汲黯治之宣帝時京兆尹趙廣漢八丞相府中下丞相夫人於庭下問其罪其責任風力之重為如何哉此時雖難取法於今日取考大典中漢城府掌京都四山鬪殺等事云若於此等事有犯禁越法者則必須無論貴賤一遵律令始可以服人心而清輦轂何可上下其手出入其

罷使吞舟漏網而小民不得措手足哉臣入京竊聞街談
巷議萬口喧騰之說故清風府院君妾之爲即前校書正
字許堅之妻也府院君之妾有與堅相詰事往于其家爲
堅所毆至於折齒毀傷號哭還歸惡聲載路穿過街市人
孰不聞哉漢城府凡於閭巷賤婦市井傭奴私相毆擊小
小詈罵之事亦皆聽理處決俾無強弱相凌之患而獨於
此事未聞以法推治府院君之妾雖曰賤人自外人言之
乃 慈聖之庶母也未知因何事往于其家而堅乃敢毆
打僇辱如此朝臣既無爲 殿下言之者本府以掌法之
地亦不敢問誰何此誠天下古今危國亂邦之所未有昕
未聞也臣竊扁之臣又聞大司憲尹鑄之在江上也公然
斫伐西道禁松幾千株新造家舍云凡生松斫伐滿十株
則罪至全家國家禁令非不至嚴而宰臣權門盡山斫取
以成其家而置之不問乃若樵童牧兒枯松落葉之採掇
者則考法嚴治以爲申禁之計豈不大可寒心哉且聞近
日勢力之家掠人妻妾奸騙徂詐醜辱方端都城之人惡
毒憤罵喧如鼎沸不可沮遏臣雖不知其人姓名謂何而
此亦古今所未聞京都以首先四方之地亂紀壞綱至於
此極國之滅亡將在目前臣不勝體粟而膽慄也 聖上
若命本府推覈究竟以盡王法則坊鄽小民皆知朝綱之

至嚴國禁之難犯雖無鞭朴之施自有斧鉞之威矣上驚駭令各該掌嚴覈稟處又於筵席下教曰南九萬疏末端事有関風教令該曹速為查覈以處

許積疏卞

領相許積疏畧臣之庶子堅妻　故兵使洪舜民之妾女而名在賤籍者也當初結姻為彼所欺性行凶悖且有穢行醜聲頗傳堅乃招致洪女之族黨且招洪女欲質言其事而出之洪女乃與其娣同轎而来其聞舉措之可駭不可具狀而理屈辞窮還去之後無以洩其愧恨誣辞蹔語凡可以害臣家者無所不做其言惡毒人孰不知而不悅於臣者如聞善語迭唱胥和反為之揚瀾助波此事情偽洪家親黨之其日目見者尚在兩造推覈之際自當必露洪女罪狀邦有常刑云因為呈辞六度許堅禮亨（堅妻）柳澈（堅表從弟禮亨間夫）洪陽民（堅妻叔）等取招後命議大臣勘律左相權大運以為論其情犯小無可恕而明律續錄俱難的從非在下所可輕議云云

判曰柳澈交奸四寸之妻行若狗彘如此瀆乱風教之徒不可容息於覆載之間依續律處断許堅杖奪勘律

尹鑴疏自訟

大司憲尹鑴疏畧三至母走百燬銷金今查命之下有不

可棹舌自卞臣所帶憲職經筵國子之任為先刊去以安
私分云〻

李袤疏伸尹鑴

於是司直李袤疏畧尹鑴本以布衣一朝遭遇千載罕有
而卒因一人之言遽下驚駭之批至令該府查覈憲長而
不少假臣恐中外之人有以窺殿下之淺深也禁松千株
盡山取斫誠如九萬之言則在廷諸臣亦豈無目見而知
之乎殿下若招左右近侍二三大臣俯賜下詢皆曰九萬
言是則斥之可也罷之可也竄之可也今乃不然徒主先
入之見便疑禮遇之臣不詢大臣近臣而直下窕覈之命

虧損國體云〻

請對伸鑴

左相權大運戶判李元楨都承旨尹深請對力陳鑴所搆
江舍不過十餘間皆是舊材只有新材畧干箇元無千株
松容八處云上曰欲知南九萬疏辭之虛宗使之查覈矣
今聞大臣重臣之言其言之不宗明白可知勿為行查始
下鑴疏批曰言之爽宗予固洞悉安心勿辭從速入城

金宇亨等疏禁松事

判尹金宇亨右尹申晸疏畧因南九萬之疏有該掌明查
之教尋問根因捧招則皆以為西道加佐洞居金世寶稱

托渠先山種松略干株犯根於墳塋者不得不斫去為辭
呈牒本府本府循例許斫則不待當道摘奸斫伐松木三
百餘株皆運入於大憲尹鏞家云心甚恠訝事亦重大發
遣判官沈益善叅軍李相殷監役宋光淹同往摘奸金世
寶因事出他其婿任載及分松各人等所供以為松木三
百六十四株尹大憲奴斫伐或以車運或以馬輸其餘裁
作木九十三箇則世寶家今方積置云此是書員山直所
供条數尤大指證甚悉欲為待曉書啓之際旋有勿查之
命臣等不勝驚惑之至所痕猶存不翅狼籍則以有為無
以宗為虛豈不大有傷於立綱振紀之道乎尹鏞則雖以
朝家禮遇之道還收行查之命金世寶則托以墳山受人
指使斫取累百株犯松尤無可恕之道云〻

權大運劄伸尹鏞

左相權大運劄畧用村之多小不先考於尹鏞之江舍只
以斫痕為準昨村曲折不問覈於尹鏞之家奴而偏以各
人之招為證敢以自付於立網振紀之道而以有為無以
宗為虛為臣罪案隱鏞乙卯以後為一邊人所娟嫉傍伺
間隙日月既久今日之駁機固已慮之云〻

金宇亨申啟又上疏辭職復申前說曰各人所招如是明
白而猶以為偏則豈可以厥家奴言取信而已乎云〻

於是大諫俞夏益啓滿山斧斤不分新舊而盡歸於尹鑴
一人既寢查命之後又復投疏虛張成案疑乱聖聰用意
搆揑必欲陷人請金宇亨申殷罷職
又啓漢城判官沈益善叅軍李相殷汰法事依允

掠人妻妾事行查

刑曹判書李觀徵啓曰掠人妻妾揆諸人理似不近理竊
極查推罪人難得閭井搔撓其弊不少云云
兵判金錫胄請對啓曰近者閭里以婦女見掠事尚在疑
信嘵吪屢騰譏怒滋甚至於摘發無端緒之事則必不如
捕廳之多年目善譏察此事若令捕廳另加譏鉤得案狀
以為正偽鎮吪之地似得云云依允
捕廳取各人招啓曰出身李東耆女子次玉為譯官徐孝
男子婦者時年十八今正月自其舅家往其本家次玉為
近戚家婚席所邀使奴得男牽馬率婢淑伊往其婚家淑
伊招內當日〻暮時有一漢持鞍馬自稱徐同知家所送
人馬且言同知猝得急症死生未定玉信次之不疑不勝
驚動騎馬而出促鞭橫走其行如疾淑伊追之不及不知
去處矣過五日後次玉乘昏棄置徐家門外過數日後其
父率來從容盤問被掠之狀則次玉言社稷洞右手邊有
一家〻則高大庭則廣闊而與竹箭洞居前户判為族親

云李東耇曰此事重大切勿出口常〻教誘婢僕故初不
直告云李東耇次玉終不吐宗更加嚴杖經斃可慮有違
法例云〻
時次玉將有承服之幾左右相急〻請對李東耇次玉及
徐孝男兩家婢僕并移囚金吾
判義禁吳始壽知義禁睦来善鄭維岳等惟問各人舉皆
變辞以反覆叅究自歸虛罔敗露無疑入啓請罪人一并
放送

韓范濟疏論反獄

典籍韓范濟疏畧金吾治獄大不厭於人心者禮亨之妹
所當審視其處置之道而只因許堅之供遽以無所犯無
所傷直斷其獄者抑何故也至於掠人婦女事捕廳取服
端緒既露則汲〻請移於金吾既無請刑之舉只憑平問
互相唯諾囚禁滿獄又囚捕廳軍官等前日取服奴婢謂
之威脅必欲使證其無驗以為一朝反獄之計云〻命還
出給
禁府啓捕將具鎰身為大將獄事冒緊多有虛踈以其虛
名窺伺於領相之家至於大臣奴僕并皆招来招問今日
體統雖曰壞了何敢輕侮至此請具鎰姑先拿問定罪杖一
百金海府遠竄

南九萬遠竄傳敎

三月傳曰左尹南九萬曾於乙卯陳疏誣上極其陰慘而朝家之滌瑕收用欲其革心改慮矣益肆惡毒之心陰懷傾陷之計乃敢投進凶險之疏搆捏大臣儒臣不遺餘力且肅謝之翌朝卽以親病呈疏而仍上誣罔之章渠之本心決非肅謝而來祇為呈疏陷人之計也其用意奸巧心膽畢露而疏中三件事盡歸虛套其誣罔陷人之罪不可不依律處斷南九萬遠竄ㄷ南海

宋尚敏疏辨禮訟

生員宋尚敏倫述禮訟始末作一冊守且陳尹鏞等姦邪誣悖之狀上疏以進畧曰臣嘗聞已亥五月初四日宋時烈宋浚吉同伏哭班禮判尹絳来問大王大妃服制兩臣皆曰儀禮喪服疏有雖承重不得三年之文今我大行大王雖已承統而然於倫序自是次嫡則大王大妃當服期年初六日院相鄭太和邀時烈出視一小紙曰此乃延陽所送尹鏞所論也所謂延陽卽故相臣李時白也時烈取而觀之則義禮斬衰条父為長子之文而謂大王大妃服制當服三年矣時烈曰有是言也然其下又有嫡妻所生第二長子者同名庶子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之文蓋此二言均是疏說而觀其立文之意則所謂第一子死者

恐指未成人而死者也遂歷舉疏說而明之太和揮手止
之曰後有奸人因此體而不正之說搆成傾陷之計則吾
輩受禍不足言國事罔極為如何時烈曰聖明之世安有
如此之事禮文又何敢變改乎太和曰外議既如此四種
說又不欲援引今日事為將奈何時烈曰無已則有一焉
大明律及國制無論長子庶子皆服不杖期以此為定則
不為無據矣即取喪禮備要搜示不杖朞章國制条太和
喜曰今得此證可無疑矣於是禮判啓請令大臣儒臣同
議定制諸大臣以為臣等雖於古禮不能曉解考之時王
之制似當為朞年兩儒臣以為古今既有異同時王制禮

尤難輕重而諸大臣既以時王之制為議不敢更容他說
先王依議施行判下矣盖時烈浚吉當初之論主古禮衆
子承重之服而至引明律為證則太和以下諸大臣專主
時王之制故時烈浚吉亦不敢論古禮先王之教所謂當
初只以國制舉行則雖有甲乙之論是乃一場空言此之
謂也厥後尹鑴又引君喪內宗婦女皆斬之文而謂大王
大妃亦當服斬云云備忘記噫自夫典禮已正大憝屏黜
之後時烈之血黨攘臂憤恚益肆忿毒無一毫悛改之心
徒知時烈不知君父造意興謗日加月增靡所不至予嘗
痛惡矣今者玄麽尚敏奸回之輩投進疏丹上以語及先

王下以誣陷朝廷語意極其玄險其他悖倫之說雖不可
一一辨破其中禮止於期而服之三年則不亦違於禮乎
又曰孝庙以非長子而服之以長子則不亦不誠乎其為
言豈人臣所敢言如此負國死黨之罪不可不嚴加痛治
宋正國法卽令鞫問

宋尚敏鞫杖斃

罪人宋尚敏刑問五次物故寫疏人朴世徵亦杖斃趙根
極遠遠竄 傳曰丞險之徒更以禮律一陳疏者當以逆
律論斷政院知悉宣布中外

江都授書李有禎獄

時發遣該道僧軍築墩臺於江都前水使李藕領其役初
七日有人來見藕乞粮藕給三升米泛然着過不問姓名
初八日使津村女人傳給封書于藕云以其封書納于政
府

諸宰請對入啓其書曰此何等啓乱罔極之時謂有舉義
之人則當革乱朝保宗社而恨無其人今諸公將得大衆
擾此近都此天之假手於諸公也今十三日卽仁祖癸亥
反正之日也預備船楫合勢同入又曰昭顯孫林昌君卽
慶安君子而時在安國洞坊此真聖人國之宗統也今日
朋黨之禍至於此極以宗統之失其序也國人孰不欲立

此君以正國統以去朋黨而為時勢所制不得立也今諸
公若立此君撥乱反正則非但一世之功抑為後世定是
非之人豈不快哉入城之日先斬領相兵判訓將先城領
府事鄭知和前叅判申晸尹深前判書金宇亨洪處亮李
正英前大憲李翊相入去之路取其在近者而使之為政
云云翌日再投李藕書曰家在倭館洞故叅議李枝茂家
近處事定後以此尋問云云
上曰推戴之說極為凶慘諸臣先陳所見許積曰今此逆
謀出於失志惡國之徒宗統有歸之說播傳久矣與泛然
指斥有異若不早為善處則將以折無奸萌鎮人心權大

運曰渠既年幼無所與知則不可遽施重律置諸絶島乃
為全恩之道云閔熙柳赫然金錫胄皆請早為之所俾得
保全云尹鑴曰聖上既有全恩之意勿置瘴癘之地以全
其生云云
時鄭知和洪處亮金宇亨申晸尹深李翊相等七人以名
入投書闕門外待命勿待命事遣史官傳諭於領府事諸
人亦令退去大司諫吳挺緯啓曰謀逆何等重大之變而
名在凶書者待罪則有罪無罪當俟鞫問稟處政院焉敢
以大臣待罪之意援引啓達況遣史官傳諭待罪諸臣何
敢晏然退處私室云云諸臣更為待罪

焜熀濟州島置傳教

傳曰予非不知焜熀等寀無與知而推載之說出於凶書大臣以宗壯大計為言故不得不勉而各置兄弟從尤有所不忍問于大臣改付標以入令濟州牧厚賜料食衣資命拿囚李藕柳緯從右相許穆啓也刑一次至於壓膝烙刑不服而死

李有楨伏誅

時懸賞譏捕罪人廣州出身李仁徽來告李有楨內兵曹設鞫推問承款

有楨結案所謂宗統失序云者彼此近來所訟之禮在嫡字庶字而嫡字當歸於長子庶字當敀於衆子朋黨之禍至於此極以宗統失序云者孝宗以仲子繼統慶安之子以嫡統失位故西人以此爭之此所以宗統之為朋黨之根柢鄭判府以下七人方失志無職若收用則勝於他人而非謂預知欲取信於他人之意云云軍器前路行刑

把子橋掛書李煥徵

四月掛榜於把子橋其書曰南黨溷濁西類惡恨人心離叛宗杜危急江都設計金姓壯武隱南山大家之奧大變迫於初九末乃書曰北部私奴居昌執訊則可知云云北部居幼學辛聖老有奴居昌者自捕廳捉囚聖老居昌

詰問聖老以為出身李煥以田畓訟事結怨云詰問于李
煥則招曰其日宿于尹鑌家以此發明捕廳啓辛聖老李
煥本非捕廳按治之罪移送禁府
傳曰自古匿名書之不為取信意有所在今若致疑鉤問
則宗閔後弊辛聖老及居昌放送李煥則與辛聖老結怨
之事人所共知而敢以無惡無德等語餙辭納招且聞大
臣言初五日元無往宿尹鑌家而不離其側誣罔納招誠
極痛駭其間不無隱情各別嚴刑捧直招　李煥刑三次
不服極遠勿限年定配
尹鑌密劄兩度　庚申始下鞫廳

左參贊尹鑌密劄畧曰伏聞橋頭掛書即一告變書也事
關賢邪不可不登時上聞故臣所以此意通議于大臣則
以為欲待明日賓廳引見時上聞云虛窞雖不可知應變
之道豈如是徐緩耶古之帝王設橋邊橫木使民書人主
之過國家之得失於其木以為警戒修省之資此古之所
謂誹謗之木也今之榜書無乃近是而所言者國之大事
乃其不出於晉王氏滅親唐懷光子為國之心又安可知
也伏望聖上特軫苞桑之戒即招三公及重臣急為應之
之道大脩警備設庪衛給衛卒如唐家故事以鎮危疑千
万幸甚臣成劄本後又聞榜書中所指私奴居昌者已為

捉得云鞫問事一刻為急伏乞聖明俯察事機即命鞫問
凡榜書所出諸臣將兵在職者一并易置之以待事之究
竟推破姦謀幸甚
尹鑴又上劄曰即聞大臣於榻前以汎然匿名書陳達而
不使上取覽仍上問誰某在書中而亦不對至於將兵典
宿衛鎮畿輔之臣亦不許改易而使之晏然在職次乎嗚
呼此何等大事何如機關而處之若是乎臣聞光海朝朴
承宗為首相李與立承宗姻家為訓鍊大將與立謀反之
說既聞於承宗之耳承宗挺致與立而詰問之說辭自
解承宗信而釋之卒於其夜大禍不救此是往事之前轍也
今有千金之富而若有人乃言其家　當有劫賊之變則
為其家主者宜其動心而為之備乎抑且談笑而慢之乎
今之大臣不此之思臣竊惜之居昌既捉得豈以使名在
書中之人按其事而不覈其虛實乎聖上宜默觀深察揔
攬權綱戢之禍亂不勝幸甚
尹鑴以為將有叵測之變請守宮城又引武元衡事請護
衛公卿家又以為湖西地聚黨千餘人請密諭道伯使之
譏察

引見　告廟頒教事

引見時領相許積啓劇賊既已正刑不得不告廟頒教下

詣入侍諸臣處之左相權大運曰邦禮既正之後宜卽告
廟而仍循不為終致乱逆之變玄賊伏法後告廟領教之
擧不容小緩也兵判金錫胄曰考見文書則討逆之例皆
有告廟之擧如濟州吉雲節不知何時之逆而就捕正刑
只是二人亦為告廟領教自是應行之事矣工判吳挺緯
刑判鄭樴右參贊李元禎等合辭對曰討逆後告廟領赫
不容小緩也上曰令該曹擇日擧行又啓領教文大提學
當為製進而大提學金錫胄將往江都及其未發製進何
如上曰依允
左相權大運曰告廟及領教文以因時烈輩所唱嫡統宗
統之說釀成此寢之意構辭製進宜矣上曰依此為之
合啓宋時烈加律事
大司諫權大載司諫具鉴獻納李壽慶正言權歆李玄錫
啓曰罪人時烈貶降君父註乱宗統其罪神人之所共憤
覆載之所難容而聖主寬仁祇施投畀之典在時烈之道
所當追愆悔罪革心改圖之不暇而反懷惡毒無復顧憚
更其圍棘集其黨類日夜締謀公肆惡言遂使邪說立幟
凶徒益張先後迭出顯晦相應一則宗統失序與免襄引
喻之意若合左契時烈之肝肺於是乎畢露無餘而國家
之禍將有所不忍言者決不可仍置內地以長其交通煽

動之謀請長鬐圍籬安置罪人時烈移之絶島嚴加栫棘
以絶奸萠以鎮人心荅曰依啓
大司憲吳挺緯執義宋挺濂掌令李命殷趙祉錫持平裴
正徽啓曰噫嘻時烈誤禮乱統之罪尚忍言哉敢為體不
正之說至喻檀弓免子游衰誣辱宗枋譏貶君父論其罪
犯宗難容於覆載之間而一自迸竄之後益懷惡毒之心
不思悛悔公肆訕謗招集黨類上下論議以致邪說恣行
奸徒愈蔓門徒所進之丹子悖說狼藉江都所投之凶書
逆節彰著其所謂宗統有敗其失倫序者原其所自則時
烈宗啓之也弼明曾配於絶域尚敏又斃於王刑則討罪
之典何獨不及於首惡之人乎況其徒之往来相續出入
無忌其為蔑邦憲而長奸萠必矣請長鬐圍籬安置罪人
時烈請移絶島嚴其栫棘以絶外人交通之路荅曰依啓

許穆劄論宋時烈

判府事許穆劄昭顯早卒仁庙擇賢而立之　孝庙以次
嫡入承大統禮天子諸侯有奪宗之貴時烈言嫡庶子以
孝庙不當立之君貶降至尊庇詆先王罪當死者一也寧
陵玄宮不敬之變亦上之所知也時烈專為掩匿覆盖以
地中蒸積之氣誣為吉祥置億万年無窮之患請外修封
築罪當死者二也時烈擅國自用迸逐善良傲蔑前古變

更先王舊章無所畏忌世道陷溺誤國亂政罪當死者三也此金安老敗身告廟為首者也云云然而初既不以正其罪今以其所執者為逆賊所籍口而遽以加律則於主章用法之道恐或有所未盡也答曰劄辭宗合予意當留念大司諫以下避嫌逆徹既發之後始為加律為未盡於王章請遽事王堂亦既陳後請出仕判府事許穆又劄曰當初不以正其罪上亦貸之不死臣未知其故今得有稽然後有加律之議而不舉三大罪以為禍本罪名不明王者用法不當如此必且舉其罪惡告廟致法然後罪人無辭國人皆快此所謂國人殺之也臣昨日上劄昏耄辭不達意以用法未盡為言至於臺諫引避恐　聖明亦或未察臣意敢此更瀆答曰劄辭予已知之矣

閔宗道既論洪宇遠

都承旨閔宗道既畧伏聞吏判洪宇遠以李洚情事可矜為言終至移配云臣竊以為聖明惜此舉也其為凡之火塞清路投既伸卞搆捏政官至加以不孝之名求之前古未有洚之為也若使國家必有法紀洚必無遁釋之理若以兄弟相離有所不忍則凡係流配者亦必有父子兄弟豈有流配遠地之人孚許多戚等之人又皆不許移而洚獨以刑勢得以移配是法不均也為洚地則至矣獨不念

減等配者之惡誹乎云〻上令勿為移配

閔宗道再疏

閔宗道再疏畧曰伏見洪宇遠疏本非惟不知自反乃反
盛怒使氣詆辱臣身誠可駭而亦可畏也李沃情犯小無
所恕故尤欲救溥者必以年少忘作為言溥年將三十異
於童騃且其所犯故也非過也謂之妄作可乎減等者移
配之法臣寀未之前聞宇遠所謂舊例果出於公心乎

權大載啓閔宗道事

大司憲權大載啓畧曰洪宇遠清名直節文學行誼士林
所矜式聖明所禮遇而閔宗道一疏再疏汲〻攻斥必欲
逐去而後已良可駭也宇遠陳疏之後益懷嫚怒又舉李
周徵之換差以為賛持之資宗道之為亞銓洪淨為金吾
郎李玷為濟州判官淨其妻四寸玷其妻六寸姐親除職
自已之所不免而獨於他人剔抉而為答麥蔑者德之習
殊甚不美云〻

洪宇遠疏對閔宗道

洪宇遠疏畧曰士夫之所惜者名節所重者廉恥今臣蒙
此恥辱於年少而消此貪忌癒罷則平生廉隅名節自此
掃地況今忝議睦昌明禮判吳始壽聯名上章為宗道分
疏右相閔漬亦陳劄至以指訐斥臣以臣孤危之踪何以

自保云〻

閔熙劄告廟頒教文令文衡製進事

五月政院以大臣意啓曰教文大提學當為製進而方有江都往来事勢未及撰令提學代出撰似當上曰依啓右相閔熙上劄曰今此頒教文非但為討逆而已且將昭揭大義大定國是則其事不輕而大提學有他故令次官代撰不亦苟艱乎宣廟朝乙巳偽勳削罷教冬時大提學金貴榮撰進而辞不暢義更命金貴榮犖館閣諸臣改撰以進前後必令大提學撰進者乃所以重其事云〻

告廟文

國家不幸凶徒搆逆盖其釀成匪朝匪夕粤自己亥姦臣乱統以嫡為庶以長為衆敢引四種至引裹免貶上降尊孰不可忍皇考斯痛據經正訛議啓之臣譴罰先加討罪未竟玉几遽憑藐爾小子先是志承屏竄鉅魁典禮乃明想我列聖悅豫宜〻噫彼稔悪不小悛改怏〻失志日益怨懟締結煽動馴致乱賊令茲有楨乃其羽翼投書賊藕滿紙凶言既有内啚且要外援誑誘緇徒期日犯京謀剪將相火攻宮城誣及宗統謂以失序觀其屬意宿謀畢著包凶蓄禍厥有所自社稷阽危人心怖惴幸賴黙佑罪人斯得常刑既正餘黨屏息國勢鞏固民舞臣蹈肆蠲吉日

用伸處告權瑎製

頒教文

王若曰嗚呼自亥書遽聞邦憤罙深而罪人斯得王法乃行肆稽彝章用播明命粤予冲眇之質叨此艱大基之遵先志而定禮論厥考翼其曰有後癉衆惡而勅刑法惟德意亦寓其間祇緣大憝之罔悛以致邪說之益熾夷倫斁紀終為無父無君之歸履霜堅氷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久矣黨與之煽動果然逆節之釀成逆賊有楨虫豸之微蛇豕之性施宜生身毛皆逆嘗懷走虜之謀孔熙先志趣乖常便生作賊之計須當防海之墩役舉調八山之緇徒就島將而丐粮密結外援之勢托村媼而投牘肆發內扃之言攀援近親而欲移於宗祏祖述謬禮而為乱於邦家帝王傳統之莫嚴乃敢謂之失序城闕稱兵之不足又輒謀以不軌至欲加害于諸臣即亦逞亥之餘事噫嘻是可忍也虞慮有難盡焉亥貌易知尚曰形像之可紀鬼物旋遁若為影響之能尋予不憚重賞而購之人果有窮識而言者重橑複壁已暗地而潛藏垂罼張罘若自天而不掩俄天明而受縛已人奴之承欵蛇舌梟音即爰書而罔諱妖腰乱領伏常刑而無辞奚但逆折於奸萠抑亦差嚴於禮防已將逆賊有楨依法正刑云云德禮為施仁之本或有

時而齊刑春秋有討逆之文盖尤貴乎一統茲當更始之日詎靳廣蕩之恩云〻天地好生囿萬物而同慶雷雨作解與八域而維新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大提學金錫胄製進自祇緣以下三句李夏鎮權堦添入元文亦多改

金錫胄疏張三操刀李二償命

大提學金錫胄疏畧頃者閔熙之上劄留臣使製教文也盖視臣猶昔之金貴榮金貴榮是一庸汚為當世賊惡者則臣雖不敢靦然見面於相國之一言而亦豈無赧〻自恥之心者乎翌朝召牌旋復早降而閔黯之先請自外竄改不許製後即奏者又是別樣圈套臣祇以今茲討逆法應須諭而但與在前所請告廟之舉條貫自殊不宜狹雜之意備陳於八侍之時文成之後復詣備局坐待大臣之招李夏鎮等諸人添改三四句語而仍作江都之行矣見頒至教文則其文與伊日所見者主意又大相別繼得藝文所報則三次改正之後猶不使館閣需次之人代撰而仍冒以臣之名此正謗所謂張三操刀李二償命者也天下乃有如許乖謬之事云〻　荅曰頃日右相劄辭不過援引古事而已且數三改正適緣卿之出往江都故也於卿有何深嫌之理

合啓宋時烈按律

持平李漢命裴正徽大司諫崔文混獻納李華鎮正言金
僞相李寅賓合啓天無二日家無二尊此天地之常經春
秋之所以大一統也恭惟我孝宗大王由儲貳而履至尊
主宗廟而撫臣民者十年以久與顯宗聖繼殿下神承宗
嫡之統孰正於此而惟其王法不嚴於討罪是以奸情益
肆於務勝必曰嫡統庶子固庶子是非雖屈於一
時公議可信於百代自著悛改必欲貶奪而後已自古反
令安有以國為名而嫡統不歸於邦君者哉當初時烈之
論禮也不但以體而不正之賤補加之於孝廟而已至引
檀弓之兒子游之裹皆所以嘲其捨孫而立子也時烈此
論在仁祖擇賢樹儲之則日猶可也夫豈百事孝廟而為
此言於孝廟賓天之後者此果一時之偶發乎欲明嫡統
之在彼預之地其心所在路人所知而以其假托儒名把
握朝權設刀鉅以待言者故國人惡憤不敢言者已至十
有六年矣逮至釐禮之日薄施逆裔之罰則朝家寬大之
典無以加焉而乃反懷惡毒公肆謗訕恃一國過半之衆
戰万世不易之義此已為人臣之極罪而乃者投匿書謀
逆之變出於為時烈訟義之徒其所謂宗統失序者非有
禎之言而其欲推戴近宗者正是附合時烈之意者也縱
使時烈宗不與有禎之謀處心積慮而亂國統於前者時

烈也交通賓客橫驚論議使民志不定者時烈也論以春
秋之法則時烈宜為首而有楨宜為從人臣之罪至此而
無所容於覆載之間矣焜以王室親燒屬無所與知而猶
以宗社之大計不得不安置於絕島則豈可使釀成逆
亂之時烈與焜焜同科而止戍玄賤今已輸情王法今已
得行告祀於太廟頒教於一國而討罪之典猶不及於大
憝則將無以定邦憲而杜後患請巨濟圍籬安置罪人宋
時烈按律定罪後改以處斷 答曰時烈亂統之罪國人
之所共知今又昭明於討逆告文之中則可以打破奸萴
亦足以可質於百代矣何必按律而後快哉不允

請對宋時烈按律

大臣倫堂三司請對八侍領相許積左相權大運右相閔
鼎重戶判睦來善工判吳挺緯左參贊李元楨刑判鄭樴禮
判權大載護軍尹深沁留尹以濟副提學柳命天承旨李
鏶校理睦林儒沈檀睦天成修撰吳始萬金聲大持平李
漢命裴正徽獻納李華鎮正言李鎬相李寅賓注書崔恒
濟許穉記事洪萬朝南致薰兩司按律啓 上曰勿煩積
曰宋時烈之罪狀兩司合啓王堂上劄已至十五日之多
臣等初意謂即蒙允而至今不賜允俞無乃下詢於大臣
而處之矣今又有勿煩之教臣等切不勝悶鬱爲宋時烈

罪狀既具於兩司之啓玉堂之劄不必更陳而假托山林
遂執朝權排斥異己引進同類手握王爵口啣天憲舉動
移山岳呼吸變霜露惟以執拗好勝為能事當已爽誤禮
之後終始自是有言及禮論者則必欲殺之後已故尹善
道幾不免矣幸賴先王昭明善道得生之矣由此觀之宋
時烈乃極權臣也自古權陵之舉出於迫後寧有不死者
乎不幸寧陵有變遷陵之舉出於迫不得已而壙中有水
之狀虫蛇出入之迹非但十目所覩渠亦親見而終始諱
之此誠不可測矣臣於其時被斥、宋浚吉退在於忠州矣
聞有遷陵之舉即為上来先王聞臣之来命臣往見故臣
承命進去而既被重斥不敢顯處班列退在依幕距陵不
遠宋時烈不欲臣之入見先令捴護使啓達曰領相来在
十里之地決難趁時入見小臣當代行奉審云者此皆出
於遮掩之計而其時執事之人出入壙中者衣帶盡濕而
捕拭則宋時烈見而發怒至於既遷之後又投疏詆答而
語極凶慘其欺蔽之狀何言形可當初中外皆以誤禮貶
降為其罪案而臣則每曰渠雖無狀受孝廟罔極之恩寧
有貶降之意乎必是執拗所致矣及見檀弓免子游衰之
說則臣循以常情度之曰此不過妄發而然也厥後抵時
相書出則臣始知其心之所在也觀其下語之意為大旨

豈此人臣所忍聞所忍為之語乎自古直臣愚欲盡言無
諱則雖有過重者直陳於人主之前則可也寧有作簡與
人而譏毀君父者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命天曰其書
所言皆是不道而其曰温泉則逐年行幸而咫尺寧陵則
一不屐謁初以弘濟洞為遠而不用雖若寧陵之近而不
能屐省與英陵奚異哉云云者是何等語耶其改封築
之議亦出聖旨而今日乃反歸罪於諸臣是豈聖人躬自
尊薄責人之道何不以子家駒告魯昭公之意袞進規戒
耶云云者昔魯昭公欲伐季氏問於子家駒對曰不可諸
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非獨季氏之罪也宋時
烈之引此者謂先王不能自正而何獨責諸臣之罪之意
也為人臣而寧忍為是說乎積曰當初檀弓免子游裹之
說宋時烈於榻前自陳其妄發故臣意亦以為然矣及見
其書後始悔臣知人之誤而至于尚敏甥子授進之後尤
知其本心之所在矣大運曰宋時烈元非欲臣於孝廟之
人也當初以孝廟為庶子時包藏逆心而然也禦曰當初
雖用好生之德今則固難容死矣積曰我國朝仁厚未嘗
輕殺大臣故自上持難者亦必以此而第宋時烈則既以
宗嫡統不嚴為自是之見已至使而其徒黨遽有為逆之
變則是固不可貸之罪人也大運曰宋時烈非當守罪人

乃宗社之罪人自上亦不得自由也此非臣等之言國人之言也自上至今持難恐非奉承宗廟之意也積日今日諸臣幾盡八侍下詢而處之如何上曰令一人各自陳可也挺緯曰宋時烈罪狀大臣諸臣皆陳達自上前後之批亦已盡之矣不必更煩而昔小正卯不過見誅鄭仁弘以廢母伏法宋時烈貶降之罪宗浮於仁弘矣自上貸死之意臣等亦非不知至於逆節凱覦生之後則固難容貸死則非殿下殺之也乃渠自戕其身也来善曰宋時烈之罪在王法不可貸之意已陳於數日前筵中矣更無可陳之事而三司之爭執已久不卽允從扆情其拂鬱矣楹曰宋時烈之罪三司已陳殿下已燭此是公共之論有何更達之事乎元楨曰臣之初意亦如許積之言每以宋時烈為妄發而然到今始知其心之難測矣自古以來寧有三世為君而宗統不歸於君而敢於宗室之理凡為人臣之罪豈有如宋時烈而得生者乎深曰宋時烈之罪盡在三司之啓臣不必更陳而到今逆節凱著之後殿下雖欲生之得乎大運曰臣前於筵中已陳所懷矣宋時烈之罪狀自上旣已洞燭而至今不許扆情悶鬱矣今日大臣盡為八侍下詢而決之宜矣以濟曰宋時烈之罪無可陳而人臣負如此罪而安有得免者乎大運曰臣等前日二次不為来待

而論罪者蓋不若速從臺啓之為正故也自上固不當如
是持難也命天曰臣等今日請對者蓋欲知上意之所在
也積曰上意所命不須言也速為允從宜矣命天曰有楨
太著者無若李仁
而上自堅執如此宗社罪人何待自下之言而正其法乎
此則當斷自宸衷卽為允從臣意則以為自下請之者已
失事體矣積曰此言誠是矣到今思之宋時烈已有仁祖
不當立孝廟之意臣亦深悔前之救宋時烈之非也漢命
曰到此逆節旣露則罪關宗社豈容貸之乎華鎮曰為宋
時烈之緒論者尙敏旣死則宋時烈豈獨免乎大運曰當
初固宜正法而畏有殺士之名不允公議到今逆節已著
則寧可生之乎檀曰今日朝臣幾盡會矣此是一國公共
之論自上決定非持難之事也元楨曰自古逆節之分明
大著者無若李仁居沈器遠而未有如有楨之直辱朝廷
者其曰宗統失序云者皆自宋時烈而發也積曰自古為
逆者或以清君側為言或以尊太皇為言豈有君父為失
序而為言哉大運曰尙敏有楨皆是掇拾宋時烈之餘論
者也至於甦首豈有獨生之理乎臺啓更為批答則諸臣
乃退否則不敢退去矣挺緯曰使尙敏有楨繼出者皆由
於不能嚴治宋時烈之故也此後安知無幾許有楨不窮

發於朝暮乎熙曰一國人心皆緣宋時烈而陷溺極可慮矣大運曰人心至此感化則宗難必須以法治之似可矣上曰予知宋時烈罪惡貫盈而既為寬貸待以不死何必殺之乎大運曰當初臣等不即請按律者仰體 聖上好生之德忍而不發矣今至此境乃臣等之罪此時非用好生德之時也積曰臣等雖疲劣既叅大臣之列仰陳一國公共之論意謂即當聽從矣今又不許窄為悶鬱矣檀曰當初不請按律者固難免其責矣今則追悔而改之豈可又如前日之所為乎漢命曰當初則只疑其有將心矣今則將心已著此而可貸乎積曰臺啓改為批荅宜矣大運曰臣等既入於此欲殺宗社罪人而終不得蒙允則何可退去乎 上曰已諭於前後之批卿等寧不知予意耶大運曰觀其批荅曰別無宥拒之意而持難如此臣恐殿下思之未熟而抑有嫌於聖德也臺諫所執極嚴且正而不即允命心甚悶鬱矣且聞彼輩今方聚會欲為陳疏云今若不為嚴處則日後之患有不可言矣有旨之徒黨終不捕一人而彼輩之惡國益深臣等為國之憂夫豈用哉檀曰宋時烈雖為移配絕島嚴加栲棘但巨濟距長鬐本非遠地則是豈朝家加法之意耶挺緯曰臣又有所聞故敢達矣宋時烈移配時禁府都事六日內馳去則其弟在報

恩者已知其奇徃長鬐已在都事二日之前云此則其徒
必自京中相通而然矣由是觀之宋時烈乃極可畏之人
也既徃之罪固難盡言將来之患又有甚於此者而殿下
每以尚敏有楨已死為教而不為允從此非臣等之所望
也殺一宋時烈於臣等有何利益之事而如此力爭乎不
過為宗社計也自古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宋時烈之權
勢雖在圍籬中其徒至不計其身之生死不知父母而徒
知有宋時烈以如此之心何所不為甚可懼也大運曰臣
等當以日暮為限必得下教然後乃退矣積曰自上必欲
生宋時烈則當以如此如此難殺明白下教則臣等更達
矣大運曰臣徒緣為國之憂時有犯上之語不勝惶恐而
第此宗社罪人不即允從非臣之素所望也若以宋時烈
為不可死則尚敏有楨何以死哉聲大曰不念宗社臣民
之大計不從一國公共之輿論臣等窃惑焉上曰予豈惜
宋時烈而不聽乎深曰雖以不惜為教一國公論不為允
從者此非惜之而何大運曰凡千罪囚必欲三覆處決者
蓋重其事也今此逆豈可據三覆之例比而同之乎斯速
處決可以少無憂矣聲大曰此而不死則何罪可殺乎深
曰大臣諸臣爭論如此而終不得聽何顔出乎積曰今雖
不聽後必允許而如此淵默臣窃悶焉大運曰安知無隠

伏之禍迫在不日而卽今戎嚴已罷人心危懼如不從允
此請則難以鎮定寧爲宮城守衛之擧以爲防患之地宜
矣上不荅大運曰如此之言似涉恐動固知難於出口而
臣徒切爲國之誠不勝悶慮之忱敢此發說而不任惶恐
之至聽不聽間須爲明白下敎如何上曰已於筵中再爲
下批矣積曰下批荅穩當則自當退去而似有未盡底意
更加睿念而處之何如大運曰臣等出憂國之忠有此論
執而殿下不思宗社之大計終不允從臣竊悶焉如不得
請決難退上曰終不允須勿煩請寅賓曰若以時烈爲無
死罪則已旣曰有罪則豈可容貸乎大運臣等曰無狀誠
意淺薄欲殺宗社罔赦罪人而言不見信使君父終不回
天此無非臣等謫劣之致也如此大臣將焉用之哉臣則
從今以往惟有退去而已將何顏面只貪利祿而以居其
任乎檀曰凡罪人生殺當明言其可否不模糊而處之殿
下不言其是非而以堅執爲主臣不勝悶鬱焉肇鎭曰曠
日持久至於如此臣恐有窮廢之患迫在朝夕也大運曰
自上雖以勿爲煩請爲敎古之直臣至有牽裾而隨之者
臣豈因煩請一敎而遽欲辭退以失引君當道之義乎積
曰此事卽當允許而持難如此羣下之情不特悶鬱而已
當此極炎半日殿坐必有所傷臣等之憂慮有難形言而

係宗社大計故不得已力爭至於此極唯望決從公議何
如挺緯曰大臣及諸臣之僚之為人自上必詳知稟性過不
及之如何矣至於積則每以鎮定為主未嘗有如是爭執
之事矣此則殿下所曾知也至于今日苦口爭執者豈非
事理之當然而必欲得請者乎於此可知此事之萬一無
可疑而　殿下不為虛納臣何所望乎積曰挺緯之言是
也臣志氣低乖無振發之性每以橫激為不可而必欲鎮
之為靜故自初毋劄以救宋時烈矣及至于今豈緣群議
而變其初心有此論列乎事異於前罪在不赦故不避支離
如是固請矣大運曰臣非敢生好勝之心而為此力請蓋
出於為國之地也元楨曰元老大臣以下國人之公論既
以備陳而終不聽從以臣等所見宋時烈小無可生之道
而未知自上何以堅執若此乎若明言可否則可以解釋
下之疑惑矣大運曰為大臣有所陳達不得請則自退乃
旅進旅退者也非為國盡誠之意也鏶曰臺啓批答以何
書之乎　上曰卽以勿煩答之矣　至九月五十七度停啓

李惟泰放

七月疏決時右議政吳始壽啓曰凡係論禮之事固不敢
容易請釋而但聞李惟泰所見稍變於當初追悔其所献
議者大乖於禮經而以三年之制為是以此嘗言于宋時

烈則時烈作書詆毀其書中文字傳播搢紳臣聞此言已
久而不可以風傳仰達更加詳問則貽書絶交之事果有
云如此改過之人快賜放釋以開自新之路似好矣左相
閔漬曰國家用法之道所以懲惡而勸善若能悔過則特
為赦宥以開自新之路可矣上曰當初竄逐非有偏惡之
意也欲使悔過果能悔過則此與終始執拘大有間矣始
壽曰然而事涉重大八待諸臣處詢問可否得當上曰唯
来善曰此言傳播臣亦聞之果如大臣所奏寬宥似當矣
夏鎮曰既已改過則必何仍置而但惟泰非但誤禮素行
宗多不美而此不須論矣黯曰今聞大臣言始知之而只

書放字而宥之事涉無端被人疑訝擱前說話別出擧条
使人知之似好上曰唯宗道曰執拘可惡而自新為貴始
復曰果能改之則特放未為不可上曰今聞大臣之言則
李惟泰於已亥誤禮之後遐覺其非以服三年之文為正
曾以此論言于宋時烈及流竄之後亦嘗作長書於時烈
則時烈貽書詆斥而書中文字傳播於搢紳間云人誰無
過改之為貴當初雖以誤禮被罪到今果有悔悟之意則
不可無寬宥之典以開自新之路李惟泰特為放釋

府啓閔鼎重等事

大司憲李元楨執義李頀寬掌令金聲大俞夏諶持平申

濬裴正徽大諫權大載献納沈檀正言朴慶俊府院俱發
閔鼎重維重李翊李選李翊李端夏洪處亮李尚真等遠
竄之啓允
於是許積出往江外轉向忠州　上命承旨追往挽留權
大運五度呈辭勉副判義禁吳挺緯改差
許穆劄論許積
八月行判中樞府事許穆劄畧曰教化政乱朝廷大壞無
法無紀掊廉恥棄禮義貪欲無厭人之理蓋極乱矣庶事
潰裂人心各異立黨相攻白黑混淆流言相謗至誣行私
而不可止今領相許積先王之所顧托聖上之所親信如
齊桓之於管仲既任大責權威既盛締結戚里以為形勢
窟寺貴近結為窓客伺上動靜以為迎合有相門內官之
譏力勸興作深山險阻城墜萬杵百姓苦之而以惑　上
意以專權力其庶子堅所為無快國人所知掌邦法者莫
之禁因南九萬疏事始發覺而掩匿覆蓋之九萬竄堅卒
無事人心益不快仄目畏忌嗜利趨勢之徒布列內外門
庭如市賂遺相屬於道路其所結者貴戚宦官所親者諺
諂面諛上得此人行此術欲與之謀國望治難矣彼八相
於時烈之時與之相善每欲論議無一違貳其所指者當
時耳目不可誣及時烈敗後附合公議若初無苟同者然

及告事之議起見外戚貴近陰厚罪人者乃曰此禮若行
則終有難處之事節〻而起沮仰不行江都城書事變叵
測而又不即上聞何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
之謂也生民困窮饑饉加之君臣父子不相保天道示警
妖孽有出天地失常陰陽不和見於灾異者無非人事之
召之也大臣用事秉權籍勢羽翼陰附者使毀譽乖反是
非熒惑厥咎日月無光霜雪夏隕列星失行皆大臣之咎
大臣之職豈但貴其身富其家大其勢酬其所德報其所
惡以足其意欲而已也　荅觀卿劄辭不覺寒心而骨冷
也噫領相以元老蓍龜輔相三朝渴心盡忠可質神明卿

亦以山林宿德匡輔不逮予之倚毗豈曰淺〻而今乃不
念寅協共濟之義動撓於峻激娟嫉輩做出陷害之言以
人臣不忍聞之言加之首揆使朝廷潰裂國事大壞此何
景像何等舉措予寀扁惋太息也劄中所謂締結戚里以
為形勢宦侍近貴結為密客伺上動靜以為迎合云者尤
不勝驚駭此必有所聞處使之以為處置且伊日凶書不
即上聞先自密捕已有舊例而為一罪案抑何故也
自丙辰有清南濁南之號及至戊午柳命天李沃之戰
朝著角立左相權大運及諸權李鳳徵李湜輩判府許
穆吏判洪宇遠工判吳挺緯諸人嘗主峻激峻激者謂

之清南領相許積右相閔漬三柳諸閔俞夏益吳挺昌
吳始壽吳始復諸人持論寬緩、者謂之濁南已未夏
宋時烈按律之論清者力主之按律之啓久未蒙允權
大運及諸李衆權有廷請之議許積閔漬以為不可諸
權輩必欲擊去許積而後行其所欲許穆上劄力攻許
積專權植黨締結貴戚誤國虐民之罪且言堅之徵事
判府事許穆劄畧曰伏以沮敗用事古人所戒臣固知一
言出口禍必隨至而目見朝廷潰裂已陷危亡今當辭決
冒陳不隱之義聖批嚴重伏乞下臣司敗以治臣罪庶蒙
請命 上答以勿為待罪仍傳曰今聞許判府事下去云

令本道給馬

權大載等遠竄

右相閔漬請對時上曰權大載權堦李沃李夙徵等專主
峻激之論至於分明角勝使朝廷潰裂論議乖張若無防
微杜漸之舉則將至於國不為國如此之人不可仍置朝
端以長其惡并遠竄（載光州大堦清道沃定州夙徵灵光）
時上震怒穆疏以權李之指嗾許穆 命竄配
答政院啓曰大載等忘君護黨之罪所當絕以重律而姑
從寬典施以流配乃敢肆然抹護甫等亦護黨之類乎

金錫胄對許穆疏

兵判金錫胄疏畧方今居近戚而任尊官惟臣一人而已
不意許穆之聲罪首相迫逐之也乃曰締結戚里以為形
勢其所謂戚里蓋又指臣今之首相卽顧命之元老此其
地位必無藉臣為形勢之理而為人指目乃至於此噫淫
渭中溢餘波射人當流不退恐終有滅頂之禍伏乞亟賜
罷斥俾無取辱於傾奪之除云〻
上屢遣承旨於許積敦諭偕来積辭以臣之卽今情迹所
謂百尺竿頭者决無重入脩門之勢云〻仍徃忠州上又
遣史官
九月上遣禮判閔黯於忠州許積不得已乘船上京疏畧
曰朂承此曠古之異數一身廉愧有不可恤玆敢強顏登
途還到京江〻上到處莫非靦面之地與卒相逢亦皆指
點之人自顧憨歎無地置身伏惟日月之明必不忍使白
首老臣竟作喪恥沒廉之人云〻上屢遣承史終不入来
勉副後始入来

李后平遠竄

幼學李后平疏首言宋時烈死有餘罪而若以貶薄君父
為罪有楨通謀勤加為逆則寃甚李尚真南九萬閔黯重
維重李翻李翊洪慶亮李端夏八人雖有罪才識操執不
可奔力陳許積罪狀傳演許穆疏意且為許穆伸卞有曰

眷積而召之如恐不及麾穆而去之如恐或遲右積者寵之褒之右穆者疾之斥之殿下尚忌名高年老未忍直施罰於其身則乃以權大載等四人常時與穆相從之故政院再覆逆乃命極邊遠竄〻慶興

洪宇遠疏捄李硯寬金聲大權大載等攻許積趙祉錫上命削奪官職

鄭太和追配庙廷

庚申六年二月傳曰先王庙庭獨無大臣情禮觖然命時原任大臣二品以上明日来會賓廳更議配享之臣

賓廳啓曰收議二十五張封八或以追配為無傷或以為未安而以為未安者過半臣等之意已畧陳於昨日筵席而事且重大羣議參錯乃有如此伏惟上裁

傳曰丙辰年考出案錄今始覽見則在世宗朝太祖配享初以南誾趙浚趙仁沃擬議則羣議以南誾為國家万世之讐遂拔之後因太宗下教追配且昨令弘文館考出文献通攷則唐宋故事亦為昭然列聖庙享皆有大臣之配享者而先王庙庭獨無大臣非但寡人之心有所未安先王在天之灵亦此缺然於宜〻之中雖無古禮亦當義起而為之況有古今之明證乎予意已堅定更無可議之事依昨日下教今日依前例圈點以入且近来人心不淑公

道不行當初圈點之時洽然歸一者後或動於浮議不無
反覆之慮今此圈點之後復有如此之事則當從重論罪
領相鄭太和十一點領相李時白七點右相李浣三點
大諫李華鎮疏畧曰日者相臣追配廟庭之議此古今所
罕聞而國家莫重莫大之典也殿下既令諸臣會議賓廳
則是殿下亦如寧意行之〻為不可及其群議參差之後
殿下尤當廣詢儒臣務合禮意勿為有悔今乃不論是非
之如何斷然定行下政院之教顯示迫勒之色不容臣隣
之異議我先王三百年來待臣以禮相與可否之盛德恐
不可復見於今日也且伏聞右替參尹鑴弃位隨逸已出

江外噫前年殿下以疑似斥逐諸臣卒不能明其罪名至
於耆德之臣亦不安於朝著今尹鑴又引去他日國乘載
之曰今日五臣以忤旨補外明日四臣以人言竄逐洪宇
遠以耆碩獲罪許穆以大老不容而退其明年儒臣尹鑴
又納笏歸鄉云爾則殿下七年之間好賢禮士之誠舉朝
疑其不窠而人或有掩卷長嘆者嗚呼猛虎在山藜藿不
採龍亡大澤鰌鱔是舞今忠賢盡去國為空虛殿下誰與
為治哉　傳曰李華鎮敢以追配一款為無前之過舉云
者已極駭然托以為儒賢請留隱然伸挑被罪之人而絀
以龍虎鰌鱔等語肆然加之於廷臣有若小人得時者然

充不勝痛駭也所當重究而姑從輕典出補晉州牧使明
日給馬發送某日赴任事令監司啓聞
領相許積啓今番追配議定時聖教有所未安者務要忽
速有垂慎重此後凡事不可不念也丙辰七月會圖時初
無異議反動於浮議終未免前後相反之歸苟其人之不
合臣雖駑劣何敢承順聖志屈意從之哉只以事固合宜
其人亦可合故也鄭太和事有不可不明白卞破者已爻
大喪之日宋時烈宋浚吉倡為四種之說欲用庶子之服
此則臣子所不忍為之語也鄭太和斥之曰是何言也四
種之說吾所不知者遵用國制且先王朝時烈掌務欲變
更舊章而鄭太和善為調停不動聲色從容防塞使國家
舊章不至挽動皆太和之力也其子載嵩避辭誤以國制
無庶子替此而同之此則辭不達意也其時年少輩因此載
嵩誤著之說終不得配享以子故延及其父不其過乎若
以不能得古禮行三年責備於太和則猶之可也而此則
國朝名臣所未能者至於引用國制不從四種之說然謂
之有功於禮論亦可也及至載嵩上疏申暴而案錄中時
烈書既出之後疑者釋然今番歸一蓋以此也後人或以
初既見出無端還配為言則非細故也宜令吏官記令日
說話使洞知還配曲折宜矣 上曰依

時尹鑴引疾出城謂有長往之意　上遣史官敦諭不入
來仍上疏畧曰臣於前歲筵中敢以鄭太和依違時烈變
乱王章詿誤大禮可追奪而不可追配云云噫太和輔相
三朝身為大臣而無一事可言卒乃謬引國制遮護邪說
使宗廟不尊國統疑惑朝廷潰乱焉得無其罪也追配之
典禮之大者從容諮訪以盡群下之心而務得其人豈無
可以侑先王之享者而今乃不能稱秩之典乃反及於黨
邪誤禮辜負先朝之人臣謂此非我聖上恭承宗廟意也
抑大臣既以朞制為國朝舊章以斥太和為浮議至以為
今日之事朝廷瀹然之若是則臣案浮議之尤者敢斥有

功典禮輔弼先王之大臣以誣聖明臣雖伏死鈇鉞亦無
以盡其罪云　答曰噫輔相三朝恩禮彌隆莫如鄭太和
也揮斥四種扶護禮論亦莫如鄭太和也追配廟庭捨此
人其誰卿之疏中乃以黨邪誤禮辜負先朝等語斥之無
乃未詳伊日筵中說話而然也予未解也至於浮議云者
亦非指卿身之謂也別無可嫌安心勿待罪
行司直李袤疏略伏見尹鑴待罪疏臣不能瞿然之至臣
於曩者廢錮之中未嘗不痛恨鄭太和身居首揆依違兩
宗不能力斥明大一統之義也曾當大憲之日竊附無隱
之道此則蓋未諳前後曲折而徒信峻激之論故也昨伏

聞筵中說話洪則臣之一疏做錯甚矣且聞趙絅之竟免遠竄尹善道之終還故士雖出先王之盛德亦多太和之贊成而況其子追卞之疏既明其父之本意則到今圈點良以此也臣何敢以經疎於前者謄寄於後哉云亡　荅今茲追配案是莫大莫重之禮配享大臣亦無疵累而必欲徒守前冤甬勝於君父予案痛惋矣卿則疏辭中悔悟之意溢於言外予甚嘉之無可嫌安心勿待罪

堅徵始末

三月初領議政許積狡猾解事務善逢迎入主意顯廟信愛之臨薨受顧命輔幼主而柟與其兄楨自孝廟朝鞫之宮中視同已子出入宮掖無復防限矣至是積得志當國顓美威權而柟之外家卽吳氏也其內舅吳挺昌內從吳始壽皆布列卿宰積之妾子堅慧黠少有才而以我國不許庶孽清顯之故心懷恚忿登第後不仕於校書館常稱病不出積之門客柳命天命賢閔宗道李宇鋼及諸吳等以卿宰名官與堅相從日夜親狎甫汝相呼無異平交積無嫡子惟堅是倚故也所言皆從故武弁中胥輩無不輻湊於堅以納媚結交先時無敵鬱而猝設五道都體察使以積為之此亦堅言于諸宰而建白者也體府築大興山城於開城府以訓鍊都監伊川屯田專屬大興城伊川屯

監以堅之腹心姜萬松差送軍咒軍脹軍餉別爲措置而
柟則稱以射帿武士多所引接稱以射伴其數無筭楨又
以沐浴受由往伊川觀軍容兵判金錫胄與國舅金萬基
伺察動靜盡得其狀而無擔當上變者錫胄內弟申範華
與堅爲死友亦不敢欺隱錫胄輒來言其動靜而渠既無
上變之意錫胄亦以至親之情不欲使爲上變人不得已
先爲內通變易朝廷 丹巖記事
時堅柟凶謀醞釀而猶未顯露金錫胄金萬基同爲伺察
又使別軍職李立身朴斌南斗北譏詗許堅柳赫然福善
君柟家動靜即與白金四百兩三人分投三家押其娼婢

出入留宿無間晝夜堅柟凶謀無不覘知之立身等隨即
來告錫胄萬基亦密爲之備及許積家延謚設宴也積邀
兩人甚勤使堅躬造者五錫胄辭以疾蓋恐有變也乃謂
萬基曰吾二人皆不往則彼必生疑公可往矣萬基暮往
入座徑取他盃而飲錫胄即往精抄廳召軍吏觀角觝戲
以觀變是日天大雨上謂侍窅曰今日領相家延謚而天
又雨油幄賜之對曰內儲油幄已盡持去上怒曰御用帳
幄任意持去韓明澮之所不爲即命掖隸往見之則一時
權宰無不畢集福善君柳赫然居右西人與者兵斗寅李
端夏二人而已上聞其黨衆勢張決意除去 朝野記聞

備忘記

是夜下備忘記曰訛言沸騰危疑多端輦轂親兵之將不可不以至親位高之人爲之以光城府院君金萬基爲訓鍊大將申汝哲爲總戎使ㄷ之卽地受符卽命留門牌召積前執萬基手曰此何擧措公必知之萬基答以不知拂衣而出座上莫不失色柳命天謂積曰將兵諸臣無端命召禍色可知三公俱進請對則庶有隨事彌縫之道積曰自去十月上意顯有厭薄之色今雖請對無益矣命天輩強之積與閔黙促駕詣闕下備忘已下矣 朝野記聞

又敎曰公道淪喪私意大行注擬之間專用一邊之人權勢偏重驕恣日甚不可倒授太阿使主勢孤立於上黨與益盛於下吏曹判書李元楨姑先削奪門外黜送 頃相許積右相閔黙自關下直出江上一疏並遞

起廢

傳曰鉄原量移罪人金壽恒放釋敘用金壽恒爲領議政鄭知和爲左議政鄭載嵩爲吏曹判書趙師錫爲吏曹參判朴泰尚爲吏曹參議李翊相爲都承旨沈儒爲掌令趙持謙爲持平柳尚運爲大諫李彦綱爲正言李尚真爲判義禁

閔黨避嫌啓

大憲閔黯避嫌啓曰倉卒昏夜易置大將有若事機急於
呼吸者然緒以削黜銓衡銀臺長席一言發口而罷臺諫
多窠皆用特旨至於三公一疏郎遞臣未知危疑者何事
訛言者何說而殿下亦何從而聽之也兩司多官皆蒙恩
遞臣無異同請遞依啟

臺啓

掌令沈儒所啓尹鑴極邊遠竄閔黯削黜閔宗道遠竄大
諫柳尚運李彥綱朴泰尚等啓吳挺緯遠竄許堅絕島定
配依啓挺緯務安宗道羅州鑴甲山堅南海

兵判密啓 堅柟事

四月兵曹判書金錫胄請對密啓曰臣勾管體府廳文書
則伊川平康兩邑新設一屯而臣曾未知也今聞設為五
哨有騎兵有親兵又有各色工匠其數不下數千姜萬鉄
兄弟迭為屯長把摠亦多年此則許堅妻甥也伊川縣監
李東樾似有同心之蹟請罷職

孝廟朝別擇武士宿衛近密不許外人宗班交結者意非
偶然而別武士李尚立與福昌兄弟極親密或稱遊觀或
稱射帿或稱川獵聚會武士飲酒團樂尚立以橐鍵陪行
行止殊常今番沐浴之行亦為隨往尚立為先拿問定配
依啓 院啓楨柟檉島配事依啓楨濟柟珍島檉喬桐安置

告變鞫獄

四月備忘記下後函徒疑惧禍迫朝夕函黨鄭元老姜萬鉄即許堅腹心狎客金錫胄亦與之親劫故錫胄捉致两人威脅之元老萬鉄上變告堅栂謀逆於是開城吹角聚軍庭衛宮城設庭鞫

堅供承服矣身以賤孽締結近宗情迹陰秘已多年呼去年三月會栂于元老家言于栂曰聖上春秋鼎盛国無可慮之事而万不一幸則宗室中輿望捨大監而誰如是酬酢後手書誓文曰出於三人之口入於三人之耳万一漏泄天必憎之三人各持一片殺鷄瀝酒插血共飲謀逆的案

栂供曰年前許堅期會于元老家言于矣身曰上無儲副且多疹患國家若不幸則入承大統捨大監誰也他日善為之打破朋黨云矣身聽此言而終未發覺罪案難免又問同黨不為直招

元老招體府復設事端為主謀言于台瑞激動李元楨尹鑴以至復設為白乎矣矣身戊午冬與堅會于万鐵家內房謀復設之際矣身以為造出伏甲禁中之說煞淺驚動朝廷易以復設與万鉄做出傳播為白乎旀逆堅段矣身常謂堅曰大監身後無可奈何越此大監在

世何事不做是如為白乎旀万鉄謂堅曰即今北報騷
屑屯軍調發之時托以防胡上京則何如堅曰何托防
胡直須扮作胡兵様以刼之可矣矣身曰若假稱胡兵
胡服及所着何以備之云而與逆堅万鉄同謀造作為
白乎旀今春崔万悅謂矣身曰吾於南門外逢着福善
君相表奇異云〻堅與台瑞輩將推戴遠見不如當面
萬悅往見逆柟来謂曰果奇相也龍行虎步鳳顔龍髯
人君之表是如為白去乙矣身謂萬悅曰復設體府團
束屯軍者將欲推戴柟是如謀逆的案
姜万鉄招云〻先遣元老於逆柟家以為締結之地而

厥後堅初見逆柟於元老家遂定體府復設之議又使
台瑞往見尹鷹李元楨使之周旋則皆以復設為當為
旀體府復設之時積權大運尹鷹相會積以禁中伏甲
之說陳其曲折曰彼輩若得志則國事不可為之若
設體府西北守令梱帥邊將自體府差出則權在吾輩
是如為乎旀乙卯年間堅傳元老之言曰謀廢内殿南
人上策臣亦聞之是乎旀上年八月積使柳赫然團束
屯軍以為守城之用而旗鼓作隊等事積與赫然極力
欲見是白乎今春万松下去伊川時自堅所来之言於
矣身曰許正字為可恠之說矣身問何言萬松曰堅汝

既團束屯軍幸甚加意操鍊俾無生踈可也矣身往堅所則元老與台瑞與堅同坐台瑞曰挺昌太乙數以為今年國家當有內變云ㄷ元老曰今年太乙數果在我國分野內變之說是矣台瑞曰若有內難則大監為國元老定策之事非大監誰堅曰吾言亦判出巡八道而大監以為兵判出巡之說出自我則有形迹之嫌不從吾言云ㄷ且近觀事勢若不早為計是爭旅必先被害於西人欲借屯軍之納以為預防之計積出往江上之後矣身往見送堅則堅曰汝與元老雖或上變吾欲以偶然見栂一款承服而已汝輩亦知此意且元老終不信汝宜入京急須下送鄉曲為白乎旀堅曰又吾家大監上帝信愛雖因說說而退之若過二十日無告變之事則必更有招還之擧而上意難信如此如得更入不可不用胡服之計是如為白置謀送的宗

李台瑞刑三次不服物故李景奭承服矣父台瑞以主上多病為憂他日或有宗室爭立之慮仍有送栂推戴之意上年冬逢堅来訪矣父矣父曰韓琦呂端曾有定策事君家大監亦知此乎堅曰若輕言則必有發告之慮故吾於擧事之日以胡服刼之則必無不從矣吾父曰乾象如此孰能辨韓呂之事云　堅景奭淩遑處斬

引見柟積處分事

大臣引見時備忘曰柟以王室至親孝庙先朝養育宮中不忍斷以邦憲特為處絞許積既無預知凶謀且是三朝舊臣今若置法有傷於先王則哲之明矣依嚴嵩例削職為民放歸田里

治逆黨與

傳曰吳挺昌身為卿宰締結賤孽絶島荐棘尹鑴非但力主體府復設金錫胄副體察命下之後顯有不悅之色以偏僻等語顯斥君父其後許積又請加出必欲以鑴為之予甚恠之此等說話出於元老之招即其配所圍籬安置吳挺昌珎島安置李元楨瑞山定配檉絶島圍籬安置

府啓洪宇遠趙嗣基極邊遠竄李壽慶削去仕版朴憲拿鞫並依啓檻刑一次減死定配　又啓刑叅趙碥身負重累為鑴積鷹犬慶尹柳命堅司諫金夢陽正字柳栽逆堅之客往來驩狎請並削版沈檀諂附許積締結逆堅為其卯育冒居銓曹請削版依啓

院啓鄭維岳睦耒善李華鎮遠竄李褒論議無非承望賊之風旨上下鑴宇遠之間庶孽通清之疏專為逆堅請削黜　又啓請柳赫然尹鑴亟正邦刑不允

合啓請權大運閔熙容護逆孽任反淫獄許穆敢請孝庙

政乱挺身伸救楨柙罷職依啓遠竄大運及源中道付處
許稹之事不允
府啓請洪宇遠亡竄明川趙嗣基極邊遠竄穩城李壽慶削去
仕版朴憲拿鞫並依啓刑一次減死島配頃議政上疏請
罪其時三司李堂揆柳命天睦昌明李瑞雨李沃李沆並
削職依啓
兵曹判書金錫胄請對昨啓近日憲府連有告廟及按律
首啟之人摘發請罪之擧而臣意則主告廟之論者非其
宗出於請爲按律之論蓋告廟爲按律之張本按律卽告
廟後次第應行之擧也臣有楨正刑之後撰出頒教文卽
江都未還之時得聞啓請增改而李華鎭輩任意添入
於穀句語大意頓異與臣初作判而爲二臣窮寒心故臣
於中道略陳短疏有昨下破矣且告廟之文尤極痛惡祭
文中所當叙述者只是有楨授書之變封上函書之李竊
輒稱賊竊又復推及於宋時烈以爲賊魁此文初無自上
命意之事直以渠意肆然鑄張至於矯聖旨而謾宗廟今
若追論告廟之人則此人不當在於網漏之中矣承旨尹
趾善曰頒教文之矯誣改撰告廟文而兵判金錫胄備陳
盡達而自上亦已洞燭其奸狀不可不亟賜處分矣上曰
祭文製述人卽其時戶議權階也群議如此極還定配

楨檉兄弟素驕桀今上初年數有違豫諸福陰蓄不逞
窺覬非望是時西人當路恐難遂計遂合諸南以尹鑴
許穆為師欲為排擯西人之計而但無隙可乘乃相與
密謀曰宋時烈乃西人領袖若排宋則西人必盡起扶
護矣隨其扶護而次第擯去則可以盡逐西人而第逐
宋罪案當據何事又謀曰已亥禮論終拂人情以此為
罪案則去宋如反手耳遂乃潛間內外以煽甲寅之禍

江上問答

大抵此獄南人則以為惟福與堅窺覬非望罪止其身
足矣有異犯弑之逆云上候不幸各圖為事故云至於黑水輩尹鑴
則謂被士禍而視清城猶袞貞此南人之冤庚申獄也

江上問答

頒教文

五月王若曰柟楨俱以王室至親偏蒙累朝優渥獨非時
而出入如遇家人期永保其始終不問小過其奈族盛而
多僭且因寵極而啓邪仍懷不奪不厭之心此豈一朝一
夕之故厚招武士不逞之類結射伴而作爪牙廣交卿宰
無義之徒布親黨而為羽翼游獵遍於近郊遠野之外會
集頻於深夜密室之中國人固疑其陰秘之跡急書果上
其凶逆之狀柟則締柄臣之賤孽藉其權威媒惡積之老

奸通其謀議文成約誓鷄血瀝盃觴之間家置王章玉帶
兼日月之頂幸寡人之有疾意將何為謂天命之在身事
且不測興言及此痛心如何楨則當其汚穢乎後宮既有
乱逆之先兆姑宥以遠曾屈法而伸恩旋招而還寧悔罪
而悛惡黨與并滿於中外犯上之賊謀初萌推戴互及於
弟兄自中之爭形已著樂禍無已豈不慘哉鍾戾惟均是
何理也至於逆堅之稔惡宗倚父積之美權氣勢足以操
縱朝廷富貴足以豢養奸究貪淫黷貨奚啻世蕃之挾嵩
驕恣騁妖殆甚敬聲之憑賀自知王誅之必及於己因交
宗戚而力為之謀先布腹心大福欲徼於後日私定指目

凶言已播於群聽激動卿紳托冠戎而復體府募合驍弁
啗金帛而作家兵藏伊峽團束之私屯敢擅指揮於老將
設胡服刦成之陰計預議驚惑乎愚民收重臣一二人欲
脅迫而威衆遴力士數十輩將衛護而入宮觀其首尾布
置之形殆成肘掖猝惡之變幸賴神人之協贊遂得凶孽
之咸擒柟即爰書先自承而吐款楨有衆證雖欲諱而難
逃尚特推於餘恩命就罄於屏處凡諸妖乱之腰領悉依
邦國之憲章已將逆賊柟楨堅台瑞万松景毅等處置正
法乱生於骨肉至親禍發於股肱巨室既厥情畢得於予
心增嗟然而事関宗祊自騰輿情之喜慶均遐邇寧稽澳

號之宣南九萬製進

錄奮忠昭義炳幾決策保社功臣金錫胄等六人又因李元成追告挺昌晩悅元成仗誅追錄李師命金益勳趙泰相申範華李元成於三等以不盡告之罪仗法削勳六人已已削甲戌只復初勳

尹鑴賜死

五月臺啓以尹鑴前疏中管束慈殿之語交結逆堅復設體府圖除副體察使請李燠掛書中將兵之人急遞請鞫問時鑴在甲山配所拿鞫

鞫廳大臣以下引見時右副承旨尹堦所啓尹鑴之罪非一非二照管 慈聖復設體府圖占兵權締結逆魁等並為舉論與密劄事合為罪目以示四方似宜矣上曰尹鑴之照管慈聖動靜之語其心所在已極凶悖且聽堅陰喉潛成體府之復設專為逆柟之地云者出於告者鄭元老之招且差出副察時怒其不得自為顯示不悅之色於榻前至發憤懥之言其悖逆之狀非復人臣之所忍為且與楨柟兄弟交密之狀不啻明白而渠之前後供辭不辨楨與柟之說肆然欺謾而予猶以為照管慈聖似不宜直用死律復說體府則李元楨亦以此罪發配故不欲一嚮嚴訊更加酌處使之還發配所矣昨見判義禁疏政院啓辭後始得考出已未四月尹鑴密劄之留中者則因李燠匿

名掛榜以為榜書即告變書而匿其名者又以為其言危
惡事機暴迫不可不登時上聞以議應變而鞫問之事一
刻為急至請易亟諸臣將兵帶職者欲魚肉搢紳空人國
家然後始行其包藏禍心見其辭語不覺驚心勿論與李
燠同謀掛榜與否乘時逞凶之計與復設體府事一串貫
來而此劄既出於渠手則其陰慘凶逆尤有所顯著不可
掩者不必鉤問後可知所當直用正刑而亦有所不忍者
特為賜死傳旨中渠之前後罪犯亦皆歷數頒示中外受
刑四次賜死　尹鑴賜死傳旨鑴本以光海朝孽臣孝全
之子賦窮奇之性躬饕餮之行只以文墨末技粉飾奸言

自在韋布入則觝排經傳移易章句出則或奪民田地或
攘民丘墓其侮聖慢賢行僻言偽固為當世之所弃予於
嗣服之初惟以求才為急不能下忠邪賢佞之分首先用
以不次日調月遷以至卿相其為祭酒也驅使泮隸濫責
騶金其為掌苑司宰提調也偷用稅銀擅分貢物其為憲
長也誘以行禁發人死尸以驗其殯殮斫伐禁山松數百
株搆家舍玉果座首之犯律當死也潛受死囚之金送赫
蹄於方伯使緩其死至於五朔蓋嫚君擅法乱我典章其
由來漸矣鑴本與楨柟等外家五六寸之姻親夤緣締結
潛通論議為日久矣及至楨檉紅袖之變乃敢排闥請對

挺身營捄曰此不過子弟近父之婢僕其離間兩宮則曰
殿下何不管束慈聖之動靜乎其所謂管束云者直是拘
束使不得動搖其後乃變易粧點諉以照管承事語言雖
巧意旨自別予在冲年冈卞情狀厥後宥釋楨等也又復
曲從鑴言而鑴則昏夜往來至受謝宴於吳挺一之妾家
此則吳始壽及挺緯之所不得諱於許積而積之所責者
也台瑞壽慶煜即鑴之腹心也尚元燮憲鑴之手足也許
積初與鑴不相見及至台瑞用計與堅納交之後復與積
相親而復設體府自占副察以圖後日之事者即渠大慾
積念之所在故以台瑞喉堅日夜慫恿以為必得之計觀

鑴前席盛怒之色聽積再請加出之語予固致疑於擧措
之異常也今見鄭元老所上堅之書則曰副察之任付之
於希麗（希仲鑴字金生麗水指兵判也）君輩之智皆出吾下元老之招曰
體府復設專為柟地又曰台瑞與鑴甚知鑴之欲為副察
請於逆堅云台瑞曰體府復設乃是好事宜使希仲陳達
云又曰鑴言本府節目不得兼摠兩局殊甚失當使我為
副則當自善為云万鉄招曰堅使台瑞激動于鑴圖得体
副堅招曰台瑞每〻以鑴差體副之意報之於其父積之
招曰堅欲差鑴以體副故擧三人以對而鑴名亦在其中
云其間情迹盡皆發露則前後罪狀俱合置之邦刑而猶

用寛典減死發配矣今者李煐又以匿名書事伏法以鐫之密劄留中者始出觀之則鐫之已未救煐疏至曰煐時常来宿臣家又曰煐將由臣而死煐之凶惡古今罕有而常加情愛有同骨肉此宗類聚群分自然之常理而鐫於密劄以煐匿名書比之於古有誹謗之木又以為告變書之匿名者事関宗社械會急疾煐書曰為忠也則不忍滅親為孝也則何如負國忠孝不可両全故隱而書之鐫則曰忠孝等語似是欲告而有不忍其親之心煐書曰王家女投火之心則我也鐫劄則曰其不出於晉王氏滅親唐懐光子為國之心又安可知也煐書既以列書諸人之名而大者必殺族故名小者不可族故不名也鐫劄則又以為榜書云〻不可謂之虚妄而鞫問之事一刻為急書中所云諸臣將兵在職者即易置之凡鐫劄中云〻莫非發明煐書之注疏而意旨文字如出一手使此計得遂魚肉諸臣之後將欲何為耶密劄留之後問喉壽慶申請鞫問必欲售其陰慘之計無論與李煐相議榜書與否其乘時逞凶之謀與體府復設事一串貫来而密劄既出於渠手則屠戮諸臣謀害宗社之計不待窮訊敗露無餘所當直用邦刑而勘配賜死鐫為祭酒造渠所坐交椅而両頭刻龍形其無君之心可見其後本館堂上見之破碎

匿名書獄

領相金壽恒啓匿名書其時遣臣以為必是李煥所為陳達而有移配三水之擧云不可不拿問處之依允　李煥承服結案匿名書事李台瑞製之景明書之而當初謀議處許積家主意則西人有名稱宰相及武士常時有嫌之人欲為皆入於此中云ㄷ處絞

次玉獄

領相金壽恒啓次玉獄事寔是古今所未有之變自此獄誤決之後中外人心不但惡罵逆堅朝家擧措之失莫大於此逆堅正刑之後人爭剖腹剖腸殆無餘地云ㄷ上曰此事更無推覈之端乎對曰堅雖就死次玉尚在豈有難覈之理上曰當初次玉婢子既有承款於捕廳矣次玉及奴婢其時證參人并令捉致嚴覈　曰兵判金錫胄疏移送捕廳　捕廳合坐啓曰次玉不下一杖箇ㄷ承款為逆堅掠去前後節次明白無誣原其本情雖非渠之自犯既是良家有夫女致此可駭前無之變而上年推覈時卑諱不告今始窮吐情窮可痛其罪令攸司參酌照律何如

次玉田秋書啓命議大臣後　傳曰次玉情狀殊極痛惡既無當律則直以此律似難償命決杖殘邑流三千里為

婢

於是上命許積賜死其時禁堂吳始壽遠竄睦来善李夏
鎮罷職鄭維岳為延堅翻案前已論劾矣遠竄

李惟泰疏

行副護軍李惟泰疏曰死罪臣素懵學術有何見識其禮
說本昧ㄷ也嘗在先朝以服制之禮偶承收議之教臣與
宋時烈既無服制之說宋時烈與臣又無長書詆斥之事
所謂大臣之言皆誤達也臣嘗於甲寅年間竊聞都愼徵
上疏有大王大妃千秋之後殿下將不以嫡孫自處乎之
語又聞宰臣亦有為此說者其意蓋謂臣等不以孝廟為
嫡子也語極凶險故臣嘗與徃復曰宋英宗以傍支入承
大統程子亦謂之嫡子況孝廟以次嫡承為嫡而可謂非
嫡乎仍以程子代彭中丞劄語為證時烈亦以為然矣及
乎臣流竄之後浮言出於中間以為臣新作禮說盡改前
見背友附時欲為免禍之計中外喧傳不勝其藉ㄷ人有
其所謂禮說者則乃甲寅年與時烈往復者也臣疑其浮
言之所出貽書時烈曰鄙俚之說庚子亦為嫡甲寅亦曰
嫡子前後不異也至於服制之說臣等未嘗有所追論大
臣所達如此無乃以臣貽書者而訛傳其說耶所謂搢紳
間傳播者其偽作耶宗甚壯駿夫犯禁論禮反復改易何
等罪惡偽作人書以惑衆聽宜有造言之律伏請臣與大

臣者俱下司敗所謂書簡使之現出考較真偽臣有所犯則加臣之罪人有偽作則摘發其奸痛革風習若或大臣直無所見而有所誤達則欺君罔上難免因事起禍之惑且臣雖無犯禁而獻議之時寔有執迷妄言之罪伏乞聖明亟正臣罪俾臣一息未絕之前得以小伸私義不勝幸甚　答曰既往之事今不必提舉安心勿辭調理上來以副予望

特放宋時烈

備忘記曰當初宋時烈誤禮之罪專在於取賈疏中體而不正之言指於先王將未免疑乱禮統之歸故特施於流竄之典今觀李惟泰之疏宋時烈之意與李惟泰之意亦無異然則宋時烈不可仍置於荐棘之中特為撤其圍籬中道付處移配清風旋命全釋

鄭勔疏請黜趙絅庙享

六月判校鄭勔疏畧故重臣趙絅之得配庙庭豈非聖明之大異事後世之所可譏哉絅在孝庙朝廢置田野久矣以言其際遇則先王自儲位履至尊二十餘年之間曾無一言晉接若論事業則小無平生可紀之蹟而只庚子一疏營救善道之故積鐫輩同心推奬合辭欺蔽黜元臣而躋附於首享豈不痛哉到今厘正勢有不得不已今之言

者或以追後黜去為難而宋臣趙鼎當靖康之初疏陳安
石之罪請黜神宗廟庭之享高宗嘉納即命撤去伏願
殿下下詢于大臣三司亟令毀撤云〻
於是兩司俱發請亟黜趙絅廟享　答曰趙絅曾於先朝
雖無登對之事亦無際遇之隆而茹念趙絅退去鄉曲封
進疏章不但有功於禮論況廟庭從享事體至嚴且重苟
非罪關宗社之罪人則不可輕易追黜以啓日後無窮之
弊也明矣今者請黜之論予宗未曉斷無允從之理

畫講筵說禮本末

八月晝講入侍閔鼎重啓自有禮論以來上下疑惧群臣
乘隙構成罪名無所不至將欲舉一時之搢紳盡加以不
測之罪幸賴聖明照臨曲賜保全及至丙奸伏法凡前後
被罪之人盡為蕩滌旋即收召昨因領議政金壽恒所陳
又復特賜教諭丁寧開示君臣之間更無阻隔之意在廷
臣僚莫不感動欣聲茹於頃日以趙絅配食請罷之議再
下有功禮論之教聖意必有所在而臣之愚昧之見竊以
為向時禮論不可言功之有無於其間也臣請略陳其本
末已爻大喪初服制之論已有數端而大臣稟旨以國制
為定茹於國制長子衆子同為期年而意處之際未有明
白定奪甲寅仁宣王后上賓之日國制嫡婦庶婦既有期

年大功之異則始可分晰兩條更為稟定而禮官初不取
旨直以期年啓下旋又追以大功付標毋論事之是非其
為顛倒莫甚當時禮官誠不得辭其責矣及乎賓廳會議
之時獻議諸臣各陳所見自上裁定則又豈有今日之事
而其時諸臣不能明所見則雷威震疊遽有首臣譴譎之
命然聖教未嘗以貶君亂統為其罪名抑聖意何嘗以此
盡欲加罪於會議諸臣耶先王若以為諸臣皆有貶君亂
統之罪則有何愛惜而不為之明正其罪耶群奸敢曰天
怒之震疊媒孽其間倣出不忍言不忍聞之說勒成罪案
驅而陷之不測之地雖非干與於禮論之人并皆一網打
盡情狀之慘吁亦甚矣大槩禮經難讀見解各異甲乙之
爭從古而然聚訟之論所由發也何害乎各陳所見不惟
上無可罪之事案下亦無相攻之理而至於尹善道則托
以論禮多發凶險之言必欲陷人於不測之地先朝之所
深怒而痛惡者正在於此宋時烈等承舍獻議聲竭所懷
不避忌諱先王既令彼再三敵議而亦無從其議改定之
事仍用當初所定國制而已只以尹善道則施以流竄之
律宋時烈等所敵之議則先王不以為非又與之問難酬
荅於筵席引接之時故不但遠外傳聞皆以為從宋時烈
之議在廷諸臣亦多以為然甲寅禮官所為之顛倒亦由

於此也且服制雖重豈有加於追崇乎仁祖朝追崇之時
朝臣之論亦歧而為二然以為不可者多無不極諫力爭
至於被竄謫之罪及其追崇禮成之後仁祖盡釋異議被
罪之人還為收召在下亦不敢復論已成之禮者蓋其分
誼事理自當如此也今此服制先王已定之後亦豈有追
論之理乎前後疏章紛紜不已宲為煩褻又皆言及禮論
自上意其欲與朝廷抗論惡其氣習之不美至令竄謫然
亦宲有可恕者存焉群奸既以貶君乱統為時烈等之罪
案欲加不測之誅如欲陳暴其本心推究其源委則勢須
并舉禮論非以先王定制為不可而敢有追咎之心也至
於柳馨明則幾乎目不知書亦嘗一来見臣已至入辭連
之中蒙恩幸免推鞫其言乃云欲為師伸冤徒步在道者
已八朔而尚今不得疏草臣以荅欲告君而借人製表疏可
乎此責送之其為人不可計數如此而尹鑴至於上達鞫
治還可笑也宋尚敏則雖觸犯禁令自取重辟原其本情
不忍見其師之抱冤就死盡暴其論禮之始終曲折而已
亦豈敢以先王之定制為非欲為之務勝必爭也其論禮
本末如斯而已聖上必已俯燭而六七年来群奸誣捏上
下疑惧下情無以上達菀亦不伸每欲陳達於榻前而頃
議政金壽恒領府事金壽興會於賓廳會議之列故有所

不敢小臣素昧禮經且廢仗田里已久未有献議之事自
念所處與諸臣差異故冒昧畢陳矣上曰彼此曲折曾所
已知而聞卿之言頗末甚詳上下豈復更有疑阻之事耶
且卿等盡心協力務以平蕩為意以補寡躬之不逮是所
望也知事金錫胄曰臣於頃年告廟臺論初發之時曾以
仰達此事曲折矣上曰此乃丁巳夏也錫胄曰甲寅七月
十三日實廳會議時臣以其時承旨待罪兵房而既以承
命於入侍之際故仍為徃来實廳又為箋釋儀禮經傳疏
說以入矣伊日先王引見大臣金壽恒而下教曰已爰大
喪之初自朝家定用國制其後彼此上疏論禮者多而皆
是一場空言且善道之疏言在東而意在西欲因此陷人
故為罪非以論禮罪之為教趙絅之得罪朝家亦以其疏
中言語抑揚橫肆故先王洞燭其奸肺明卞痛斥豈有以
論禮而罪之哉前後曲折只是如此豈有一毫他意於其
間乎臣已仰達於今又更暴其梗槩矣上曰曾聞卿言而
知之又聞右相之言益為分明矣

追勳錄

閏八月守禦軍官李元成與鄭元老為異姓四寸親與趙
彬切親一日會彬飲酒彬曰吾乃再生之人也曾見元老
送呉挺昌書辭盡是凶言而向来鞫庭幸不盡露得保今

日云元成聞此卽上慶告鄭元老向前上慶不為盡告云
亡遂設鞫
鄭元老招丁巳閒矣身與姜万鐵會于逆堅山亭曰南
人早晚必敗世子誕生後光城得志則如李逆金萬重
輩將奈何矣身曰聞吳挺昌女有逆入之說何不逆入
于堅曰前日揀擇時吳女亦入關中容色甚美而張大
妃以內殿為賢故吳女不得被逆柄輩每欲置入吳女
若逆入後或生子則因以漸次離間兩宮可成謀廢內
殿之事矣万鐵曰人君親耕則王后親蚕必備六宮若
行此舉則置入吳女事可成矣身曰此計固好而當初
南人若先告廟殺來時烈後以逆黨處置光城則其事
易成體府復設段矣身初為謀主言于逆台瑞激動李
元楨尹鑴以至復設戊午冬間矣身與逆堅會于万鐵
家謀設體府矣身以為必造出伏甲禁中之說然後可
以驚動朝廷易以復設與万鐵同謀做出傳播逆堅欲
待國家有變矣身曰大監身後則無可奈何趁大監在
世時以卿家形勢何事不可做万鐵謂堅曰今此邊報
騷屑屯軍調發之時若托以防胡直須扮作胡兵樣以
劫之可矣今正月崔晛悅來謂矣身曰福善君相表奇
異堅與台瑞輩將推戴此人遠見不如當面汝須往細

見逆柟来見矣身曰果奇相也龍行虎步鳳眼龍髯真
人君之表矣身曰復設體府團束屯兵將為柟地謀逆
同參凌遲處斬
姜万鉄招逆堅素多毀謗又得罪嫡母常自負其才每
歎身為庶孽不得見用於世謀逆本意亦由於此而聞
元老伏甲之說始生復設體府之計一日堅與元老方
議交結逆柟事矣身適到其處則堅呼矣身字曰壽甫
同聽此言頃日上候未寧之時伏壯士闕中之事其意
至凶頑防之道不可不為宗室中福善君最賢吾輩以
庶孽多被困辱及此時頑為交結則一國諸庶孽亦皆

好矣乃遣元老交結逆柟堅初見柟於元成家遂言定
體府復設之意使台瑞見鑴元楨使之周旋常聞堅及
元老之言則去七月與柟相會時堅曰上之動靜吾輩
不可不知大監亦有親切宦官乎柟曰有數三親宦而
此輩非賄難得歡心堅曰死生関頭財物何足愛乎堅
又言禁中有龍變今年必有大禍當趁其前為之時積
與權大運尹鑴相會積以禁中伏甲之說陳其曲折曰
彼輩得志國事不可為若復說體府西北守令邊將各
道梱帥自體府差出則權在吾輩堅又傳元老之言曰
謀廢内殿南人之上策積使赫然團策伊川屯軍以為

大興山城守堞之用而旗鼓工匠作隊節目積使赫然
極力顧見有報輒施堅曰吾欲待國有變元老每以俟
河清為言近觀事勢若不早圖必先被害於西人欲借
屯兵之力以為預防之計一日往見堅〻元老台瑞同
坐台瑞曰挺昌推太乙數謂今年國家當有內變若有
內難則大監為國元老定策立勳非大監而誰堅曰吾
言於大監欲送兵判出巡八道大監曰言出我口則有
形跡之嫌不從吾言而防內難則大監已令訓局團束
五屯萬松先為作隊可謂陳勝之首事矣五屯軍若調
發上京則直須扮作胡兵樣以刼之矣身笑曰此計誠

陰凶矣堅曰伏多只之制又以紅色露上紅緞三升等
物吾當措備送去汝須秘藏積出江上後往見逆堅〻
曰汝與元老雖或上變吾欲以偶然見柟承服汝輩亦
知此意且元老終不可信急須下送鄉曲又曰吾家大
監上所信愛若二十日無告變則必更有召還之舉如
得更入不可不用胡服計謀逆同參凌遲處死啓上以
元老之承服宗由万鉄特命減死還配
崔晩悅招戊午年元老謂矣身曰福善君非常人君試
往見仍令着弊布衣麻鞋騎驢帶絺作殊常狀矣身依
其言即往柟家不道姓名或坐或卧因其固問乃道姓

名則柵曰鄭元老每稱崔生負今何幸来訪試看吾狀
矣身曰鄭元老每言自家龍行虎步有人君之狀果如
元老言常聞元老言以太乙數推算則自家王成矣爰
之數當為王者云今見相表誠如其言矣柵微笑曰其
然乎又曰鄭元老為人可直拜大將矣身曰其人相亦
好退歸又於中路前床廛索紙筆書尼紙付柵奴曰數
年內必有突厄其慎之付之其奴直往見元老傳其所
見元老曰鬚眉口鼻盖異常矣其後與元老往南別殿
瞻御容後勢手上殿山嶺指東方曰東村氣狀何如矣
身曰有黃赤氣好矣元老曰其應何如矣身曰必有某

揉好事謀逢同叅凌遲處斬
吳挺昌結案逢柵每向國家多發不道之言締結武士
欲為腹心以鑷曾有救已之言欲其得勢至於將兵之
任欲以已之所親為之以申汝哲有害於已嘗曰柳赫
雖老置之將任必無害已許積與柵初不相親矣近
將相親每曰如積者常在朝廷則事可成常冀尹鑄之
為副體察盖柵意以為朝廷士夫易與體府復設與一
逢堅同謀則可成故曾不謀及於他人矣謀逢同叅凌
遲處斬
李元禎刑七次壓膝不服物故　院啓柳赫然嚴鞫事

傳曰依前音賜死

時鞫庭元老又告申範華宗與堅同心謀逆錫胄席藁闕
外上疏下範華之冤大意以為範華之與知謀逆皆由渠
之指使於是範華白朕初錄勳時範華入於別單中至是
錫胄上劄請以別單中申範華金益勳李師命追錄勳上
許之仍命追勘左議政閔鼎重右議政李尚眞皆屢招不
赴仍言追錄之不當領議政金壽恒初以追錄為不可不
赴台命屢招之後勉起承命追錄三人并超三品職丹巖記事

告廟首發人李沃逮鞫

鞫廳大臣以下引見時左議政閔鼎重曰向時入啓以告
廟按律為第一件務而到今搆誣之狀自上既已洞燭矣
以今徵情見之則其欲告廟者不專出於禮論也壽興曰
臣於其時待命則積以不可待罪之意使之送来於臣耳
者非止一再蓋既為告廟則與於禮論者皆為必死事理
固然豈有知其為死罪而不待命者乎然而積之晌為非
他意也恐其待命者藉重於光城而因以此驚動上意故
積以為臣欲借重於光城而待罪之矣今見徵情則謀逆
根委果有脉絡也壽恒曰凡大議既出則亦有非本情而
隨參者其時請告廟之人雖不可謂之盡知逆謀而以元
老之招見之逆謀皆原於告廟首發其論之人似不可不

罪也上曰其時瑩諫以誠不測之机極為痛於已至為避嫌也壽恒曰渠輩之情狀現露故也上曰乙卯年間積每以為凡告廟之舉乃是逆賊就服後事也非所可擬於宋時烈至于丁巳年則渠乃同恭而為之積之情迹如是也壽恒曰初異而終合其意不難知也鼎重曰以此等事見之宋時烈之尚在罪籍臣所未曉也壽恒曰時烈之事自上既燭其被誣於函徒必有斟酌處分之事而至於告廟親奠等事既為現發於逆招則首發之人雖不為直斷以逆律亦不當置而不論也上曰昨日李師命亦有是言矣尹鑴挺昌俱已刑死今無更加之律他首發者亦必有其人矣壽恒曰考出則不難也上命承旨曰前日告廟發論時李沃允為激動首發其論其前後反覆趨赴之罪不可不懲李沃極邊定配

宋時烈給牒敘用

引見時上曰今觀諸賊之招其所生心造意無不假托禮論以為畏濟逆謀之計頃者大臣當以此為言矣今此諸大臣別單中所載前日所云云者又皆出於擠陷宋時烈之計誠為痛心宋時烈職牒還給旋命敘用

復宋俊吉官伸宋尚敏寃棄尹善道贈職

十月傳曰故參贊宋俊吉不過隨參議禮而重被追削於

既骨之後到今追思豈非已甚特為復官致祭又命宋尚
敏贈職錄用其子又傳曰李師命疏拔本塞源語極明快
尹善道贈職還收

宋時烈造朝

上遣史官別諭于領府事宋時烈曰卿以儒林宿德為國
人所矜式首被孝廟之寵擢待以賓師之異禮卿之所以
感激知遇殫忠誠者可質神明先王所以眷待倚毗不
替終始者亦予之所嘗知也予以冲年嗣位燭理未明眩
於群王之說言使卿北謫南遷載罹霜雪炎瘴之苦者至
於六年之久到今悔恨曷勝慚靦予既洞察卿受誣之狀
卿亦豈以前事概念而退處田野不為幡然之圖乎矧予
與卿未得一接顏面企想之念當復何如茲遣史官申予
眷ㄷ之意卿其從速上来協輔寡躬時艱以副如渴
之望時烈以為萬死之餘得蒙恩命當依程子西監故事
一謝聖恩而歸至是造朝講太極圖說天人性命之理反
復累百言上曰心膂開露如披雲而覩天矣上復勉以留
補不遠時烈復申難安之意上曰予既親自面諭卿豈可
以前事介懷哉

中殿國恤

仁敬王后金氏昇遐于景德宮殿下服制全不擧論於五

禮儀故依乙亥謄錄以杖朞麻而用朞月之制十三日除服而烏帽白袍生布帶則三十日而除大王大妃服制亦禮五服圖曾孫嫡婦小功其姑在則否而以重統之義報服之理定以總麻而除服之期已過三日故依漢朝纖七日釋服之義七日除之王大妃殿期服亦用朞月之制與大殿同時慶除十三日後三十日前諸臣入闕者從上服烏帽白袍布帶而關門外持衰

領府事留創出西郊復申鄭載嵩事

十二月領府事宋時烈疏畧頃者逢著鄭載嵩而不能言其所欲言則是豈同胞之義自古及今既以陰陽水炭自分彼此者已甚可恨而今又於一堂之中復有物我有秦越其於同胞之道豈不舛哉臣才以此告於威顏而不能體此匸非但侮聖言亦所以誣殿下也區匸此心不覺其發於乞歸之章矣不料因此輾轉載嵩之杜門不仕已涉兩月此宰臣之罪也今臣若不辭退無以謝載嵩之心而終無出仕之日矣云匸　上特遣都承旨宣批勉留

初宋時烈嘗因人言問畧記已亥議禮時與載嵩父鄭太和問答之說以示之丙辰鄭太和將配享顯宗庙庭載嵩時適伸救金壽恒太忤旨徒趙嗣基上疏引時烈問答說以為鄭某宋與某同為誤禮不當與於配食之列

載嵩欲分疏父謗媚悅時人上疏指斥時烈以所記說
話爲出於文餘至以考見備要之語歸之虛妄至是時
烈遂畧及載嵩事於剳中以暴踪蹟之難安又引漢賈
高事以自訟載嵩復上疏執前說不肯自伏於是玉堂
上剳論之以爲領府事宋時烈所記文字乃與故相臣
鄭太和面對酬酢而時烈非妄言之人則載嵩之臆料
致疑固已誤矣且時烈所記中有搖手止之ㄷ語宗乃
喪出太和之先見則斷定國制之事亦讓與太和矣載
嵩不此之察必欲指摘辨析其亦不盡人言之意矣且
其取考喪禮備要一款見於丙午玉堂剳不啻明白時
烈所記初無褒宗尤可見矣上又下嚴批至是宋時烈
製進 大行王妃誌文留剳出西郊將尋鄉路上勉留
甚勤遂不敢遠去

慈聖降手札于領府事

時慈聖王大妃遣寺正金錫衍以諺札宣諭于領府事宋
時烈極言天災省攝國事艱危使還輔聖躬以鎮國家時
烈遂感異恩承命入城

宋時烈剳待罪

領府事宋時烈入城待罪剳略曰臣屛伏郊外屢違召命
惶恐蹐惕夙宵靡寧不料古女中堯舜之事忽復親見於

臣身此宜古大賢之所辭讓其餘則皆不足以承當況臣之萬〻不似者無一毫裨益於時者哉噫慈聖〻德遠邁於宣仁無一毫干預於朝議緣臣愚滯逋慢使千古稀罕之異數施之於不當施之賤身臣罪至此万殞難赦臣不覺感淚被面赧汗沾衣伏地頓頭求死不得臣良久思量終不敢仍伏所在露文字陳情悃遂敢蹶然而忍死趍赴廉隅疾病有不暇顧矣　批噫卿以儒林宗匠負一世之重望當虞憂多端之日不思扶顛持危之責栖遑近畿長往不返予懷之缺然愈往愈切矣幸不我遐棄旋即回程欣幸之心曷勝云喻惟卿體慈聖之教旨念小子之至意久留京邸輔翼寡昧毋負企望以濟時艱　領相金壽恒亦劄請至誠委任終始勿貳上嘉納